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8月31日第13期 总第19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91期

## 王端阳日记（三）

### 一个红卫兵的日记

1967年1月1日——1967年12月31日

一九六七年

1月1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跨进了新的一年。一九六六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歌猛进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将更加深入人心，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胜利。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是一年，我已快是廿岁的人了，青春应怎样度过？青春应红似火，应大学毛泽东思想，树立起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人生观。这次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这真是我最大的幸福。

今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对今后的运动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一定要和工农相结合，走历史必由之路。每次学生运动都要走向同工农相结合，走向工农运动。

下午去一宫看歌舞。晚上放了会儿炮。

今刘兴芳等四人回津，她们走到狼牙山，因故回津找市委，还有两人仍留在那里。她说市委这帮人不好找，可能得等几天。

## 1月2日

上午仔细学习了元旦社论，真好，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对下一步运动很有指导意义。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搞不好，学校、文艺单位文革就不能胜利。学生运动如不同工农结合，发展为工人、农民运动，学校一斗、二批、三改就不能很好进行，学校文革就会半途而废。下一步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与工农结合，批判资反路线，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

下午看了几个新闻简报和京剧现代戏《沙家浜》。我感觉这个剧团演的胡司令像个二小，没一点政治头脑，挺讲江湖义气，给人的印象好像不十分可恨……我

觉得胡司令这个残酷成性、杀人如麻、极其凶暴、对共产党刻骨仇恨，虽然讲点“义气”，可这“义气”也是有阶级性的，头脑简单粗暴不等于没有了阶级性。

（和同学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娘的大儿子来了，住了几天。他很朴实、勤劳，能吃苦，同姑姑就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小胖表姐住了几天，今晚离开这里，可能明天返京。

毛主席手书《满江红》少了个同志两字。

## 1月3日

上午听了姚文元批判周扬的文章，很有力量，一下就看穿了周扬的骨头——极其恶毒地攻击、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每时每刻都企图在中国复辟。他们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打着红旗反红旗，极能迷惑人，要特别注意，万万不可丧失警惕!!! 上午韩然来找我，问下一段运动的搞法和元旦社论的看法。下午去学校，贾、廖、李还有其他战斗组的也来了，一起又谈了谈。具体做法还同前一样，先作必要总结，批判资反路线，发动群众，时机成熟就去工厂、农村。现在可以先去一部人，互相结合。“八一”红

卫兵说要搞市委，让市委作第二次检查。我的看法是要搞市委只有发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起来，和他们一起搞。光自己，象前一段那样是不行的。他们还要研究阶级路线，我看也就是批判资反路线、谭式路线，在斗争中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另外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批判，造成社会舆论，由此可以反映出市委的大量问题，同时也可以发动群众。先办油印小报。

晚又去一宫看了京剧现代戏《沙家浜》，韩然也去了，把下午讨论情况简要告诉她。没看完我们就走了。路上我又谈了我在学校的情况，没入上团……现有人批判她了，我说要沉住气，错的就改，不要抱个人成见，她们原来表现不好，现在却要怎么样了等等，要

有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胸襟。戚本禹讲话，要把批判资反路线提到批刘、邓资反路线上来。明确指出：刘少奇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把王光美臭骂一顿，说他们那次出国给中国人民丢尽了脸……

明天搬到学校去，生活该入正轨。

## 1月4日

下午原在体育馆召开批判张淮三的大会，后因人太多，改在民园。王小勇致开幕词。听说会场很乱，有几个单位发生矛盾，当场有十八中、劳二半退出会场……张淮三没来，听解学恭说张去山西，可能有重大历史案件……到会的有胡昭衡、路达、解学恭、赵武成等。此会开前王学雷才知道此会，他原不知，什么也没准备，听说很生气。

听公安学校说，现他们正在公安医院和保字号打，这些人死保江枫、路达……

晚韩然来电话，我准备明天去一趟。

今晚搬到学校来住。

今胡昭衡宣布天津为直辖市，解学恭为第一书记。

注：江枫——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 1月5日

上午去南开女中，先找的韩然，而后去“井冈山”红卫兵。一去那就得辩论。我说“对联”在客观效果上没有好的作用，完全是保护资反路线的。产生时代背景就是群众起来批判工作组，批判一些高干、刘邓路线……

下午去十六中找李罗力，他的意思就是搞校内，搞十六中事件。我谈了我的看法后，他说先不下工厂，工人怎么能知道十六中事件……这个观点我完全不同意，只有同工农相结合，才能彻底批判天津市委。后又来一个北航“红旗”的负责人，谈了谈，她水平很高。北航现就是有1/3人下工厂了，另外的人还在搞两条路线的斗争，互相结合，配合……

晚给“井冈山”打电话，她们又要叫我去辩论，还是有关阶级路线的问题。

昨天下午2:00，陈伯达、江青、康生批判陶铸了，说他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背着中央文革和中央干了许多事，现在是变本加厉……这个消息真出人意料。

“东方红公社”又改名为“红旗兵团”。

## 1月6日

上午去南开女中“井冈山”红卫兵辩论，又是光我讲了“对联”时代背景问题……

下午去女四中“心向党”战斗队，之后回总部，郭平生、薛兵、王学勤、刘兴芳、小猫都来了，一起谈了谈今后的搞法问题，决定重新健全组织，把大旗打起来，批判资反路线和修思潮，在组织内部要实行大民主，对少数派向何处去问题也谈了看法，具体的以后再说。

晚写了点东西。辩论行，一写就写不上来。

听说尹群英、胡大广回来了。

周茹昨晚跳楼了，未死。今晚李、贾去找他。

## 1月7日

上午写《家丑外扬》，晚韩然到家找我，谈了些问题，提了一些意见，把北航“红旗”的《革命少数派向何处去》给我。

上午有四个解放军来校，读了中央关于军政训练的指示，征求大家的意见。

## 1月8日星期日

上午、下午仍接着写《家丑外扬》，通过一写，才知道自己对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多么不理解。费了很大劲，尽了自己的水平，写了一半了。下午去总部时给他们念了。晚去南开女中把传单拿走。

决定明日下午开会，讨论总部下一步的搞法，通知“井冈山”红卫兵去了。

## 1月9日

上午仍写，够费脑子的。

下午去民园开批斗张淮三的大会，把张淮三揪去，带了牌子：“自首叛党分子张淮三”。

下午六时在总部开会，人都未来齐，郭走了，吉 11 点才来，王小勇十二时来了，会于 1 点开完。做了三项决议：1. 不要现屋子，到大专去要一间当联络站。2. 和北航“红旗”联系。3. 开门整风。

我还没有吃饭，现已 1 点 40 了。明天继续开。

## 1月10日

上午克平回来，星期二公休。他说现工厂没什么活，停工现象较严重。

上午去校，马炳珍回来，吴、张要与廖一起去工厂。凌廷彰也出大字报，要求给“平反”。真是，给他平什么“反”。当时把矛头对准他这是方向性错误，但是揭出他的问题确是没有错的，这是群众揭的，决不算是“黑材料”。现在大有一批人趁这个机会捞稻草。

目前矛头不应指向他们，对这些事先不去管，反正群众的眼睛是亮的。

下午 2:00 开会，又决定先搞一段，然后步行去北京学习。让郭平生负责管一下总部，我管办报之事，其他由长征中学管（印刷……）。

晚去人民商场，在书店遇到安同军，他今刚从保定回来。他说在保没什么意思，不准备再去，还要退出“无畏”。我问起群英之事，他支支吾吾、遮遮掩掩，说很多是谣传……

注：凌廷彰——天津一中老师。

### 1月11日

上午去学校，马炳珍给我讲了讲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少数民族的一些情况、风俗，特有意思，一定要去一趟看看。

下午去总部，老牛、西红回津。

晚听了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的指示，《红旗》社论和上海三十二单位的文件，很激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了，不禁又想起上海，心也飞到黄埔滩头。天津的运动为什么搞不起来？一定要冲破这种僵死的局面……

给上海战友写了封信。

注：老牛、西红——天津女六中同学。

### 1月12日

下午李小兵、张新义返津，从周茹那里捞不到什么油水。这家伙十分狡猾。

下午安上了电话。

形势复杂，我看三白他们没有一点要革命的气味，没劲之极。

### 1月13日

上午把写的交给刘兴芳。

晚和吴云印传单到夜二点。南开女中还在研究“矫枉过正”。

## 1月14日

上午去河东一个工人造反总部串联。我现不想一般的工厂，只想去铁路。铁路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计划，是影响全局的。

晚听吴云说上海停水三天，煤也没了，如不解决，整个上海就会处于瘫痪状态。长江大桥不通，鞍钢、包钢有几炉铁水已不再加热，如一凝结，钢水、炉子得全部完蛋。很多铁路不通……严重的很。目前，这是中心问题、任务。抓革命，促生产！

给吉新民打了电话，让他去赶快联系。

## 1月15日——17日

15日下午中心广场开会，“大专”与“卫东”、“八一三”发生矛盾。

晚去“大专”开会，听了有关“大专”与“卫东”、“八一三”关系问题。夜十二时，东风大学“遵义”来了几十人砸大专，他们先把电话线割断，打碎玻璃，撞进会场。一看那么多人开会，有点发慌。“大专”和其他工人立即把他们抓起来，有的给打了，共有二十多人。在场的有北京“三司”、北航“红旗”、北大的，很有意思。

与此同时天津日报社、电台等处也发生情况，我们马上又去日报社。造反大队把“卫东”、“八一三”、“工矿”在日报社所干的事都揭出来，后大队长宣布7点三个单位必须马上离开日报社。到了7点半才把他们赶出去，把工矿的三个头头也给抓起来斗了。那边和“八一三”的一个主谋辩论，他十分不讲理，后被报社拘留。16日上午10点我们才离开日报社。

后听说刚离开，“八一三”就来了一千多人，把日报社砸了。下午，“反修”战斗队占了日报社，他们都是临时工、合同工等等，对十二条的第八条不同意，说触到他们利益。其实他们就是想趁机捞稻草，转正。当然“紧急通令”是大有问题，引起群众之间斗争，



应批判。

17日上午去“大专”。下午在总部，和吉新民商量上火车之事，让他快办理去。之后又闹着玩，把“井冈山”红卫兵给骗来，后又抢她们大印……把玻璃砸了……她们走时把我臂章摘去，把一块钢板拿走……

晚去日报社，工农学也赶来把门，不让人进。我们进去了。十一时让所有人都撤出。

之后去“井冈山”拿钢板，又和她们闹了一会。我说把钉书器还你们后就断交……后她们给我们打电话，说她们要赔玻璃。学了主席著作，觉得不对，还要我不要见到玻璃就掉泪……

晚在总部睡，很冷，又有点感冒。

在报社遇到任学明。

注：大专——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

工矿——天津工人造反组织。

东风大学遵义——天津师院红卫兵组织。

任学明——天津十八中同学，天津市中学红代会主任。

## 1月18日

上午去了一趟学校，杨宝和要下农村。“钢刀赤”内讧，把李胜利赶走。

下午去南开女中，她们去火车工作的心情很迫切，小孩挺好，有意思。李小兵、小猫等同吉新民去铁一中办理上火车工作的事去了。

目前造反派内部很混乱，不管什么东西都是“造反”派了，从内部进行对抗活动。北航“红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很好。

目前的任务就是“夺权”。

## 1月19日——20日

上午去学校，找王新锦谈了会儿，他们于明去北大港（石油）劳动。

去铁路之事没有联系上。

晚又出事，夜 1:30 分“八一三”把日报社给封了。我们去调查了一下。现很难说哪一派好，我现有点倾向于“大专”。

上午睡到 12:00。韩然回校，来了电话。

下午去总部。四点多钟去长征中学，和曾西红谈了谈关于今后搞法的问题。晚上李小兵、任学明、李保田也来了，一起辩论日报社的问题等。

任学明也同意把“九一八”造反团打起来，有自己的独立性，谁对就与谁一起联合行动。矛头对准市委胡昭衡……晚 10:00 多才回家。

注：李保田——北京工业学校同学。

## 1 月 21 日

上午在家学习。

下午去总部，办火车票之事有门了。下午吉新民去铁路办票。从德州到山海关沿线各站可以下去进行串联、学习，和工人相结合。

## 1 月 22 日——23 日

上午去校，得知“红旗”兵团去三大商场冻结高价物资之事，和“11·27”等组织发生矛盾。上午马上去工农兵商场，和“11·27”进行核实……

下午去河大附中，开会讨论成立总部之事。

晚在总部住的，在总部闹了一阵。

23 日下午又去“11·27”听取关于封不封的问题，他们不同意封。我看还是封好，不能光看经济上的东西，更要看到政治影响。当然封是个消极的方法，主要靠政治宣传。

十八中“红旗”和劳二半“八一八”打了起来。

## 1月24日——25日

听说昨晚任学明去和“11·27”辩论，“11·27”不敢，给溜走了。实际上“11·27”完全是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我们“红旗”兵团，而不是针对经济风。晚我们没去，因他们要求我们检查，这是绝对不能行的。

上午去学校研究，选出核心，我是管对外联络。下午开全体“红旗”兵团大会，讨论下一步搞法问题。

25日上午在校，现浑身很难受，嗓子气管痛的厉害，去校医室看了看。

下午去南开女中，韩然找我。

晚上开会，女六中、南开女中、护校、二十一中、六十一中、清华“井冈山”等组织来讨论关于打退经济风问题。

目前我的中心任务就是造天大“八一三”的反，“八一三”实质上在执行着一条新的资反路线。在日报、公安、调查康生……问题上很明显。昨人民日报又登了“八一三”追

悼一死人之事，实质上又想用死人整活人，加深各组织之间的矛盾，走万晓塘之死的覆辙。听马炳珍说（他下午去了“八一三”），现“新北大”的九个人正在“八一三”绝食，已二十四小时……

## 1月26日

上午在长征中学开会，有我们、十八中、女六中、七中、钢校、北航“红旗”几单位，座谈天津形势很好。目前先打经济风，可把一些组织打乱，重新组织队伍，然后打“八一三”。“八一三”是反动路线的又一新的表现，以极左面貌出现，完全是包办代替，不相信群众……戚本禹讲了六个字：造反、联合、夺权。

下午来了二十几个学校开会讨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会开的很不错，最后让我去写通告。晚去长征中学写完。

## 1月27日

下午又开会，一切都部署好了。明下午2点，先把几个批发店封了，晚7点在一中集合，分几路去大商场冻结高价商品。据统计，能调动近六百人左右。这次面不要太大，先打破一个突破口，使全市人民起来，那就大了，面也就广了。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是我们根本想像不到的。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天津市中学生《打倒经济主义》临时指挥部”的构造，统一调动人马。

十八中、长征中学内对“八一三”看法很不统一。

## 1月28日

晚各校来一中集合，预先没布置好，很乱，但大家热劲很大，把情况想的过于简单了。到时一干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哪个都不叫封，和11·27辩论起来，他们辩不过就胡搅蛮缠，不讲理。于是我们于12:00左右给强行封了。可百货公司、劝业场没冲进去，于二时左右全都撤出。

教训：①预先调查不全面、深入。②领导不力，在学校瞎指挥。③联系学校太少。④没同广大工农兵群众联系。⑤形势变化很大。

我看明天先去各大商场做宣传工作，马上和工厂、农村串联，他们才能代表天津市人民。

## 1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去中原公司、劝业场看情况。一进中原，就有两个跟上，里面的通知被撕有七八张之多。劝业场被围辩论，售货员煽动买东西的人（有预先布置）进行无理取闹。同时，他们还大卖手表，根本不像一个造反组织。

“大专”去女六说：1、3、4、5.6条坚决支持，2条可和原商场商量，达成协议。实

际上他们根本不这样，而是站在了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王学雷还说他校给大量翻印。

晚开会，“众志成城”战斗组出大字报《红旗兵团向何处去》。

## 1月30日

上午学习，写了点东西。

下午在中国大戏院开批斗给周总理写大字报的四个歌舞剧院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最后解放军给他们带上手铐押走。他们写的大字报我没有看，不知具体情况，所以不理解。斗学生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不仅看他的一张大字报，还要看全部历史和动机，大字报的性质等等。

晚李毅新到此处住，他非常怕“联动”。

## 1月31日

下午有两个“八一三”的人来找我们，我当面把“八一三”批了一顿。“八一三”在夺权问题上的大方向就是错了，犯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是工作组路线，是包办代替……

晚开会贾未通知我。今《红旗》社论极好！

## 2月1日

晚开会，有红卫兵联络站、银行、财贸等单位参加，实际东西较多，不错，比光学生开有劲。决定筹备一个大会，还是要冻结。

## 2月2日

下午去“大专”开会，讨论反对“八一三”和天津警备区之事。“八一三”大方向是全然错的，可警备区还支持他，说明立场站错了。

晚在校打了会乒乓球。

解放军已进校了，可学校里的学生少得可怜，也就一百多人，解放军可二百多人。现对军训和文化大革命的冲突心中无底。通过军训可以把组织建全起来。

## 2月3日

上午去“大专”开会，讨论形势。下午继续开，主要在夺权问题上展开辩论，我们的意见是先批“八一三”的反动路线，团结广大群众，这实际上就有了权，然后再夺权就有基础了。目前开会的虽有四十多单位，但是还远不能代表天津四百多万人民。北大文革在会上说：我代表天津人民……真狂妄！会上把十六中赶走，后在我们强烈抗议下，才赔礼道歉。

## 2月4日

晚上北航“红旗”、医大和我们几个中学开会。我们都不同意与“八二五”联合，“大专”有宗派情绪，比较严重。我们决不参加他们的宗派斗争。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批“八一三”的资反路线，同时也必须反对宗派主义，这样才能实行大联合。

注：八二五一—河北工学院红卫兵组织。

## 2月5日星期日

晚，会开得很短，以后这种会不要再开了，下去干吧。开辩论会，写批判文章，注重调查。开会前有人给与会者写了张大字报，很尖锐，说：不要按自己体温办事……

## 2月6日

上午去天大“八一三”，他们开门整风，可完全不是如此，而是打气，评功摆好，一言堂。走时给大会写了张大字报。一有人给“八一三”提出严格批判，“八一三”就说人

家不是“八一三”的，而应参加“八二五”去……

下午，叶远凯、刘兴芳、王红来吾处谈了一些夺权中的问题。我还是认为“八一三”大方向是错误的。

## 2月7日

下午去“八一三”找杨金英，未找到。她昨晚提出要彻底批判总部（她本人也是总部的），今给她大字报很多，让她滚出总部。

## 2月8日除夕

下午回家，冷冷清清。小孟给一个机关总部条子，要把爸爸揪回反省。我给妈妈写信。爸爸必须向人民认罪，向党中央、毛主席认罪。挨了斗，戴了高帽子，那才能懂得什么是革命。对他很有好处。

夜，写文章，刻蜡版。

## 2月9日春节

下午去公安局，无所得。

## 2月10日

下午去公安局“拜访”曹红兵。又去公安局造反总部。晚走着去李毅新家，住在那里。

## 2月11日

下午去天大煽动，之后又是去东大，和一个战斗组挂上钩，以高姿态出现的。今后和一些组织里某一个组联系，不走上层路线。

晚爸爸回来，颂英也回来。

## 2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韩然来找我，一直谈到中午，有关形势问题。对她还是比较随便的，因她是我小学同学。

下午去“湘红公社”开会，没劲。

晚，打了会乒乓球。刘学军、叶远凯来了，要报纸。她们的行动又不想告诉别人，自己去调查“八一三”调查陈伯达之事，想独吞。女六中在我印象中就是旗帜不鲜明，哪边有东西就往哪边去捞一把，没有独立的看法、观点。有些人，太有些像陶铸。

夜无灯，无火，又黑又冷。

很多事干的都拖拖拉拉，极不得力。那个“海阔天空”的小报至今未出。以后决不能再这样下去。

## 2月13日

下午还是自己把蜡板刻出来，自力更生，别人不好求。

晚印时和李小兵等闹了情绪，后来马上克制住了自己。印得太不好，由此联想起其他事，拖拖拉拉，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

晚解放军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接管公安局，把“政法公社”赶出，把张露等人抓住，郭平生也被押了会。真是大快人心，中央对天津也开始直接插手了。

注：政法公社——天津市公安局群众造反组织。

张露——天津市公安局二处处长，万晓塘之妻。

## 2月14日

上午去101中，送去几张“海阔天空”，他们这样下去很危险。典型的小山头主义，无所事为。之后去公安局，游行人极多。大标语都满城了，全是打倒“政法公社”的。



下午去河大，找的“井冈山”。他们谈了“河老八”的情况。“河老八”开始是保的，以后一直是反省市委的，作出很多贡献，但就是不承认过去保李泽民一事。

晚李新毅去军训，回班组织人马，深入同学，我也想这样，把被子已搬到前面。但目前还不准备去，思想有波动。

总结一下思想：

(1)要做独立支持的大树，不做两边偏倒的小草。看清了政治方向，就一直走下去，决不在中途投降和妥协。

(2)对天津形势很苦恼，“但悲不见九州同”。

(3)行动起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局一格降人才。”战斗！战斗！！战斗！！

(4)学习。

(5)深入同学之中。

夜，三人辩论关于批判反动血统的问题。李毅新拿来一张联动在广州发的传单，反动之极，气焰嚣张，也反映出他们处境十分艰难。我是坚决批反动血统论的，但是要站到革命路线上批，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注：井冈山、八一八——均为河北大学红卫兵组织，后者简称河老八。

## 2月15日

上午在体育馆开批斗万张反党集团的复仇军——“政法公社”的大会，会比较成功，问题没有突出“政法公社”与“八一三”的关系。

下午去“八一三”刷大标语，並和“八一三”的人辩论。之后去“广播公社”，很有意义。

## 2月16日

上午重写《天大八一三在夺权问题上的大方向全然错了》。观点更加明确了。

下午刻印出来。

形势突变，“八一三”、“卫东”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河老八”，说“河老八”的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八一三”与“河老八”有联合的趋势。“八一三”为何变得如此之快？李雪峰在这里面又捣了什么鬼？为何“八一三”、“河老八”支持解学恭、胡昭衡、江枫？……

斗争将更加复杂。矛头转向市委，复杂啊复杂。

现“红旗”兵团根本跟不上斗争的需要，不能到社会上打硬仗，必须重新组织人马。

“人间正道是沧桑”。

晚去“红联”开会。

## 2月17日

上午“红旗”兵团整风。

下午开会，有关“红旗”下一步搞法问题。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别动队”。晚讨论性质任务。

十六中“红旗”来四个人，昨也来，被我当面骂成“保皇驴”。可今又来，比较虚心。

## 2月18日

一早起来去天大、南大、天南大附中和东大、十六中，收获很大，至晚才回来。李罗力说要参加“河老八”的夺权委员会。现驻军介入，硬要把几个组织联在一起，马上夺权。有很多组织趋于形势。我们要有独立看法，不畏强暴。矛头直指李、胡、解和万张集团。将要有极大的高压的。

## 2月19日星期日

把小屋与大屋打通，将大屋门封死。一天全搞基本建设。

夜 11:00 去睦南道，此处已被解放军戒严。

## 2月20日

现我们“别动队”在“红旗”兵团内民愤很大，明决定开门整风，让解放军来。克平回来，准备参加学校社会运动。

老牛与刘学军矛盾加大。老牛要去中央汇报，到处要材料。这人够呛。

## 2月21日

今日我搞的接待工作。

## 2月22日

上午姬来，讲了李雪峰的一些情况（他刚从北京来）。山西造反派已把他定为四类，所得材料不少。接着开了全队联席会议，讨论下一步搞法。

下午我和李树人去十六中，先找李罗力，他写了一篇声明，关于学生运动工人一事，还可以，我基本上同意。他现又不和“河老八”联合了。对他我在一些问题上是不谈的。

晚又开会，决定让李小兵、张分田、王东志去山西一趟，了解李雪峰的情况。他们说还要去大寨、昔阳，恐怕得半个月。

下一步就是从黑市委入手，挖黑根，揪出策划以死人整活人的后台。解学恭、胡昭衡究竟是何许人也？他能否算“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李雪峰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是否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

大联合必须有原则，决不能是大杂烩，不能调和折中。

## 2月23日

上午给上海同济附中、北京女四中写信。

下午与丫头去一〇一中、女四中、南开女中，吵了几场。女四中主义兵很凶。

爸回家，写了揭万张反党集团，他认为还不错。

## 2月24日

《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发表，好得很，讲得是对干部政策，是夺权的关键。

下午修门，搞到一本英文语录。

## 2月25日

上午接待，之余学习。现感支队内政治空气极不浓，这样下去势必会散。

下午回家，睡到四点，把爸爸揭万晓塘搞什么《十二万四千斤高产稻田》，欺骗主席的大字报刻出来。

晚小胖和一个姓杨的来天津。她们对北京近况不太了解，听说刚从外地回来。小俞还未返京，听说之前去过兰考……

思想波动较大，不想上课。

## 2月26日星期日

今民园开大会，批斗“政法公社”及张露等人。劳二半、“河老八”、“八一三”等都参加了，我们起晚了，没去成。（后又去，不知进去否）

下午回家看了会书。小胖、吴方（可能叫此名。后又注：此人是杨三白，蒯大富运动初期曾给她写过信，是反工作组的）也看书，她们此来所看书为《死魂灵》、《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女儿》、《莎士比亚故事集》、《叶普盖尼·奥涅金》、《杜勃洛留波夫》等书。

晚在家睡。

## 2月27日

上午未出去，在家。

下午去体育馆开批中文办资反路线大会，开得极不成功，到后来人都快没了。一开始就给大会递条，提出严厉批评，可他们不理睬。我们决定冲会场，可问斗宝珠，他不太同意，说一中还没发言呢……我于是找了些人，决定冲，结果到大会快结束时才冲，人已很少了。当场问杜长天几个问题。大会矛头应指向黑市委、中文办与黑市委的关系，黑市委如何通过中文办控制主义兵的。

晚去长征开会，讨论中学联合之事。成立联络站，开一个批斗赵武成的大会……

注：杜长天——河北省调查部部长，天津一中工作组组长。

## 2月28日

上午小胖回京。

下午与李大卫、刘芬元谈了会儿，希望他们能起来造市委的反，揭发赵武成如何通过中文办控制“主义兵”的黑幕，希望“主义兵”不要另成立什么组织，应加入本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与之共同战斗，应该相信群众。

贾要解散我们这个支队，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下一步重心应放在中学生的大联合上面，另一方面也要揭发、批判万、张反党集团，但决不能材料挂帅，要打人民战争。

## 3月1日

上午支队开会，讨论下一步搞法，参加军训，生活正规化。

下午在十六中礼堂开军训动员大会。

## 3月2日

上午支队内整风，主要三方面：(1)材料挂帅，红旗支队的成立就是违反主席人民战争

思想的。(2)骄傲自大，高姿态。(3)没组织纪律性，散漫。

下午兵团开整风会。发言。后“井冈山红旗”上台说“红旗”兵团在“八一三”问题、冻结高价商品、“政法公社”等等事都是为了“牌子”，为了出名。这完全是混蛋逻辑。“井冈山红旗”才是一个真正十足的捞稻草派。我当场上台痛加驳斥。“红旗”兵团内主要矛盾是两条路线斗争。总部极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当然风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小集团主义，骄傲自大等等也是十分严重的。

晚去南大看影片《刘少奇访问印尼》。这小子和王光美是十足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是资产阶级分子，是民族的败类。看了之后，真是怒发冲冠。

来去路上队伍整齐。

“红旗”支队开始正规化。

李小兵回津，李雪峰 80%是四类（带来许多材料）。

### 3月3日

上午整理材料。

下午开整风会，×××代表整风小组说谁以后不参加整风就开除谁。当场被我反驳，这完全不符合主席对落后群众的态度。

### 3月4日

上午去团市委“红旗公社”开会，筹备“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大会，两边打了起来，真是一个低级趣味的小团体主义的大暴露。

下午继续开，我未去。本等着晚上去找李雪峰、胡、解，后李小兵、丫头没通知我，自己去了，把我“出卖”了。这时私心出来作怪，坚决克服，心胸开阔些。

李雪峰说十天半月把中学生联合起来都赶不上天津夺权斗争……

### 3月5日

上午中学革命委员会于我们屋开会，决定实行大联合。

晚去河北宾馆与李雪峰秘书黄道霞讨论中学生联合一事，决定于8日开批判赵武成的大会。张新义问黄，李雪峰可信吗？黄笑（不自然）未回答。我两次提出“九一八”大会后，死人整活人的后台，他都回避了。

### 3月6日——7日

筹备批判赵武成大会。

从后搬到前面睡。

“革命到底”出了《二十问》，被“河老八”说成大毒草。

### 3月8日

上午写东西，未写出来。

下午成立“红旗”红卫兵。

下午大家全部忙着翻印李雪峰材料。晚新北大王兆庆等来，其他校也来，开始讨论批赵武成大会一事，此会被接管。后北大回来电话，说他们不反李雪峰了，中央有保他的意思，全国形势是“收”。不能怀疑解放军，不理解也得理解……复杂！

### 3月9日

下午杨宝和说解放军传达了关锋、陈伯达的指示，天津是战备城，要收，不能大轰大嗡，只要一联合夺权就行，不能破坏，就是捏合也如此……陈伯达叫十八中把胡日记归还……一句话不许炮轰了。我们很不理解，对中央指示我们不理解也绝对执行。可大家都有情绪，下午都去散心。千万不能产生联动思想。

我觉得天津有两条路：一.继续广泛发动群众揭发黑市委及其后台，再来个初期的急风

暴雨，这个最好。二.天津实行军管，我们绝对相信解放军，有问题还要揭发，上交中央。

结果昨晚写出的严正声明未发出去。

晚上听到《红旗》五期社论，一下子把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最新声音。毛主席指出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委员会。坚决反对歪曲革命的三结合……我们毅然决定按中央精神再干下去。

### 3月10日

上午把大字报（声明）传单发出，贴上。

下午去四十一中，本要去见江枫，他们特自私，不让我们去。之后去河大附中。回来之后，路上遇见李雪峰的警卫员，我们把传单递给他，他马上上车开走，这一下可直送李雪峰手里。

晚听说劳二半下面大部分群众都反对李雪峰，我们马上去找孙华龄。他现说是骑虎难下，这次的发难联合有十二个反动组织，他们对这联合很不满，但他说，这是军队搞的，一闹怕与军队冲突，所以不敢动。当问十二日夺权时，他说：夺吗？夺不了。

夜，江猴子来，他对形势也很不理解，要与我们挂钩，共同干。他也是说对李雪峰与军队的关系极不理解。

孙华龄说他给约定郭长年谈谈。他还说知道内情的就理解，不知道的都要反李雪峰。

这时学习社论，越学越带劲，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3月11日

下午召开中学生批判赵武成大会，体育场人都满了。解放军参加。本来宣言要点主义兵，解放军说如点就退出会场，后未点。

晚，妈妈回来。我在家住。



### 3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狗子来，讲了一些情况。

下午“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又没开成，一共没几个人，尹、胡国镇又上台捣乱。

晚去女六中开会，没开出结果。后去十八中，狗子给讲了一些情况，主席对天津大联合很满意。晚又见到“支左联络站”的声明。我们坚决相信中央文革，相信解放军，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我们没有破坏三结合，只是要求它更能有代表性和无产阶级权威。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缺点、错误都要进行批评，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都要进行批判。

### 3月13日

上午回班学习，半截时去解放军团部讨论了一下学校情况。

上午开全“红旗”兵团大会，贾大发演讲，对我“红旗”支队实行突然袭击，说什么在一个半月前就统一了口径，不许炮轰李雪峰，可“红旗”支队、“要武”仍背着总部干，背着总部与十八中、女六中搞密谈等等。（实际上我们的声明斗争、杨宝和已看，斗也同意）。什么反革命逆流，胡已亮相，非在你们面前亮相，对抗解放军，云云。当场我给予反击。胡就是没有亮相，没向广大群众亮相（听小道消息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揭了万、张一些问题），群众怀疑，提出质问是完全有理的，这种造反精神就是好。我们决不靠小道消息吃饭，而靠中央社论去革命、造反。

下午开支队会，要上午回班。要求“红旗”兵团解散，选举红卫兵领导核心。

下午庞去红代会，解放军指着我和十八中的声明，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们，说矛头指向军队，但是可以理解，这行动错了，要求写检查。军队态度很明确，支持李、解、胡、江。

晚，庞与杨宝和去北大联络站。北大明天行动，还是干李雪峰。

### 3月14日

上午回班。

下午营口道开会，准备晚搞联合行动，刷打倒李雪峰的大字报。有北大、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北师大“井冈山”、北京财经、反修绵纶、机车车辆等等。我们没参加。

夜12点长征中学“丛中笑”、李新华来了，评论一下形势。

凌晨二时许去和平路，他们已开始行动。

现很难处理李雪峰与解放军的关系，决不能与解放军公开对抗。

### 3月15日

上午去班，谈了思想。解放军对我、王新锦、安同军还比较满意。

下午睡觉。

### 3月16日

上午去红代会，遇见王键、牛副司令。现在一些真正踏踏实实学毛选好、能造反的人不能上去，而一些见风使舵的人都上去了，真不叫人甘心。夺权，大权必须掌握在真正革命派手里。

李炳合来津，下午我和王新锦找他玩了一下午。

王新锦对安同军也很不满，但又不好提，他也不同意安、胡参加红卫兵。

### 3月17日

《解放军报》社论《三论一个公字》，把破私立公提到路线斗争上来，看后心里无限痛快。就是这个问题，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才能走向胜利，避免修正主义，这才是最大的公，最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要如此，必须破除个人私利，个人小圈圈，真正一心为人民。

上午团长找我们谈了当前形势问题，意思不让我们搞李雪峰，要相信解放军。廖提出

很多问题，团长无法回答，他也不了解情况。

又听说十八中任学明回来，马上去十八中。任说中央意思是李雪峰搞不得（在天津）。聂元梓三月十四日一个讲话很好，说当前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己不是路线问题。蒯大富也有一个对形势的看法。

现头绪比较乱。

晚王健、牛副司令来团部，我也去。下午王如、胡国镇、张阿平等人去中学红代会打了任学明一耳光，抄了大印、书包、文件，实际上是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对此王、牛很不满，要他们向全市检查，还把胡冲击“九一八”大会的事也算上了。

“革命到底”写出声明，对呼吁不满，与我意思相同。呼吁丝毫没有提出当前两条路线问题，却把李雪峰提出，作为条件，很不像话。但我决不同意“到底”不支持红代会的态度。我支持红代会，因红代会是解放军搞的。对胡、李有看法，以后可以提，可以搞，没有什么跟红代会过不去的。当我问团长“革命到底”怎么样时，团长说：不怎么样。又问：他们的声明上报了没有？团长说：那决不客气。让他们都暴露出来好吗……

对“革命到底”的造反精神我还是很赞赏的，但要注意策略，对解放军是个大原则。他们比两面三刀的老牛好得多。

注：革命到底——天津一中红卫兵组织。

### 3月18日

上午于校大操场开会，团长把昨下午王如为首捣乱红代会一事告诉广大师生。说这就是对解放军冲击，不相信。红代会是解放军搞的，要揪出后台，要他们向全市红卫兵检查，也把“九一八”大会的事拿出，说这是反动行为……上纲上得很高。

十点在体育馆开大专红代会，我、丫头、任学明、王小勇、老六等去了。会很庄严，热烈。肖思明、郑三生、解学恭、胡昭衡都出席，受到热烈欢迎。没开完我就走了。此会没“八二五”，有“思想兵”，没“东大造反兵”，有“遵义”……

上午还选中学红代会代表，很多弃权，这种选举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现发现自己最近几天名利、地位思想很严重，在很多问题上争名、争位、争出风头，十分有害。一些真正学毛泽东思想好的，一直站在无革路线上的人上不去我心里不甘，一些哗众取宠的人上去那是太危险的呀！我想将来坚持革命路线是不是会受到坏人的打击、排挤???

下午在家看书，抄语录。

注：肖思明、郑三生——66军政委、司令员。

### 3月19日星期日

今理了个光头，洗了澡。

下午在家修了会车，睡了一觉，晚回校。

大家都无所事为，钉本呀，打号呀，唱歌呀，吹笛呀，读诗呀，极不成样，结果还是夜2点才睡。

### 3月20日

红代会又推迟一天，今不开了。

上午回班选举，我才得10票，王新锦（27），廖晓淇上去（22），第二次才把吴云选上（原14，后22）。在选中还是有私心的，虽不想在班上当什么“官”。我还是没有群众的，但我是想去做组织工作，只想冷静下来分析形势，掌握大方向，对自己学习主席思想大有利。

下午看北京的一些小报，北京红代会发出通令，要炮轰谭震林，斗倒、斗臭，全市统一行动。

晚去抄家，主要是对不老实的进行政治上压力，不许乱说乱动。还遇一北京红卫兵，被我们教育了一顿。

### 3月21日

上午去八一礼堂服务。中学红代会于下午一时许召开，李雪峰、解学恭、胡昭衡、江枫、肖思明、郑三声参加，讲话。我觉得这个会大方向是对的，但有路线性错误，还十分严重，形式上是自下而上，可实际上是自上而下，没有群众基础。印出四份宣言之类东西，三份废了，仅剩一份要发，可又被我们发现原则性问题，把毛主席比成了先烈。说什么“英雄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毛主席啊，你老人家放心吧，我们红后代……”

大会还是热烈的，可是一切事，事先连代表都没有见过。

晚军队给演出节目。

夜与南开女中、十九中去抄家。

### 3月22日

现已是23日凌晨4:20分了。

上午回家写了点东西。下午抄了几首诗词。

晚回校，大家都想干，干了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决心以后好好干。现支队内的作风就很庸俗，没有政治空气，这样马上就会完蛋。之后又讨论形势，写出第二号声明。我与刘民田刻写出两份。

劳二半反李雪峰了，十八中也要反，变得真快。

### 3月23日

9:30起床，抄大字报。

下午来人不少。去市委、车站、日报社贴声明，看人不少。

晚回家睡。

### 3月24日

上午在家写出十五个为什么，比较尖锐。

下午来校，来访人极多。体育馆处有人被杀，满地血。

晚，贾来电话说不要因为私心，否则没好下场……我不理解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为何不提两条路线斗争，为何对反革命复辟毫无反映。

复杂呵复杂！

### 3月25日

下午郭平生来，谈了一会儿，他与我们想法差不多，后一起步行去师范学校。

晚去电车公司，开打倒李雪峰串联会。二中张铁成、十六中、十八中、“八一八”也去了，没开完就走了。现还是少和社会上组织一起搞，和中学生一起搞好。社会组织太复杂，反动组织很多。

今日见桃花已开。

### 3月26日星期日

现解放军越来越明显表态，支持李雪峰，反李雪峰就是反革命逆流。

压服是越压越不服。

如是反革命逆流，那为什么我们对目前的社论那么拥护，爱如至宝，越学越爱学。

### 3月27日

上午回班，有争论。

现支队有很多人不想干了，真不好办。我还是要干下去的，多会儿认识明白，水落石出才罢休。看意思还得等待时机。很多写的未发出。

今晚周总理接见天津代表，还特邀反李雪峰的代表。看总理的态度吧！坚决相信周总

理。

夜，抄了几家。

### 3月30日

本“八二五”昨叫我们去北京，后又说改期，未去。上午写出《二十问》。

中午，“革命到底”、廖、刘和“要武”姬去“八二五”，听说中央首长接见，我们也马上去到“八二五”，他本不想叫去，后才让去。

晚7点多来到北京，直接去到北大。没住处，就写大字报、大标语，后太晒就在桌上睡，极冷，都冻坏了。

后知根本不是中央接见。听说陈伯达同志已去天津，还未接见代表。

### 3月31日

上午分配去几个大专学校刷打倒李雪峰的大标语，没东西没刷成。地院等已去天津调查，现未表态。

下午回家睡觉。本想今晚乘车回津，后被留下，看看北京中学情况。

### 4月1日

上午去四中，现“联动”挺凶。

下午去三舅家，未出去。

### 4月2日 星期日

在家看书，有些感冒。四舅要结婚了。

### 4月3日

上午去北大找人，全没了。看见北外红旗大标语：炮轰陈毅！陈毅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去了一趟人民公园。

聂元梓有一篇讲话，是对干部的。

#### 4月4日

先去一中——六中——二十八中——车站买票——女一中——师大女附中。

二十八中比较乱，大字报多。女一挺好。听“红旗”说，昨晚有周总理、陈伯达、江青讲话，对军训、中学运动有指示。中学生解放了。

现北京中学普遍对军训有意见，把造反派解散回班去“修养”，严重脱离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学校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昨晚会上，蒯大富当总理面批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

现中学生已解放，炮轰李钟奇！

#### 4月5日

上午去清华大学，全是炮轰陈毅的大字报。也开始轰徐向前、李先念、叶剑英等。可天津一个李雪峰却轰不动，真是岂有此理。

下午回津。

晚回校。把“四·三”讲话一传达，立刻沸腾，一定要干下去，并纷纷写大字报、感想、总结问题。我写了《十五问》，对一中运动的。

#### 4月6日

上午把《十五问》、4、5号严正声明贴出去，学校立即乱了起来，有高一1班的马上出来，说是大毒草，狗胆包天……但大多数都是支持的。解放军把整班的人都拉出去看，



看意思要批判。

上午回班，在班里又闹了一通，大多数都同意我的观点。

群众早有意见了，一点就全燃起来。

本于今选校文革，后选不成了。

晚回校，开会讨论了今后的方向。在一中作为一个点，对全市都有影响。大方向是打倒刘少奇，批判黑《修养》。第一步批判黑《修养》的黑灵魂，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权斗争去“闭门思过”，“修养”，“破私立公”。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使群众运动生动、活泼地发展。同时把“红旗”兵团拉起来。

今解放军讨论一天我们的《十五问》，说形势大好，不管正确与否，打破学校死气沉沉的局面，虽不是指向解放军，但确实触动了我们的灵魂……

#### 4月7日

上午回班天天读后就回支队。上午全校师生都集中到校门口附近，看大字报、议论、辩论……外校也来了很多。学校顿时生气勃勃。上午开了辩论会。

下午，准备总结。后总结出一个对天津中学的二十五问，要把中学运动的火点燃起来。下午去了十六中，也有对军训提出意见的。之后又去南开女中，和韩然辩论了。现在《修养》的流毒极广，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脱离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屋里“闭门思过”、“破私立公”、“整风”。结果学校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用《修养》的方法去批判《修养》，到头来还是《修养》。这种人，首先就要造自己身边这种《修养》的反，投入到火热的两条路线中去。这才叫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为什么刘邓资反路线在全国有那么大市场？为什么95%以上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为什么那么多干部不自觉地执行了资反路线？就是因为这黑《修养》在作怪。刘少奇已经做了几十年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作，要不要彻底批判，这关系到能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系到我国改不改变颜色的头等大事。每一个革命者都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晚上写批判刘黑《修养》在中学的流毒一文，准备明天中学红代会召开的批判刘邓陶大会上发言。不批判黑《修养》，不批判奴隶主义，中学生就不能解放，中学文革就会夭折。

今高三5出大字报说解放军执行了资反路线。这样说极不对，解放军还是好的，只是有严重错误，没有彻底批判资反路线，因而它又出来作怪。

晚，团长、政委找我们谈话，很好。

#### 4月8日

上午下小雨，仍去民园开会，我在会上发言。开始他们还想法不叫发，说什么有点脱离大方向，太触及灵魂。批刘邓必须结合中学中的情况去批，否则就是用《修养》去批《修养》，就是无的放矢，就不能肃清其影响。

#### 4月9日星期日

中央首长已接见，明还要接见。

妈妈昨晚回来。

#### 4月10日

上午回班，想在班上组织一个小组批判刘氏黑《修养》

出了《十五问》后，还一直没系统出观点，有点要下去的趋势。北京女八中来串联。

现“革命到底”要调查干代会，我们调查红代会。听说昨天晚上反对派的中学代表被红代会代表驳得够呛，真给造反派丢脸。

晚李小波来津，住在我那。人大附中也来了。

注：李小波——北大附中同学。

## 4月11日

上午去红桥区五中，他们把红桥区全部调查清楚，写好，我用不着再搞了。他们去中央的代表回来了，传达了中央指示。

下午去女四、十六中看了看。

北京一零一中来点火，谈了关于军训等问题，还有联动等等，还不错。

中央虽肯定三结合的大方向，但是问题很大，必须彻底改组几个代表会，特别是中学红代会，绝大多数是保守组织。

## 4月12——13日

晚上开会时和史、李谈崩了。

13日上午学校开批刘少奇大会，由东亚工人揭发，三十四中、二十一中等校来了。

下午去河大附中、女一中、尖山中学调查红代会事，真使人气死，造反派被压了下去，保守势力掌了权。

## 4月14日

上午讨论联合的事。与“革命到底”不好和，他们只想拉我们三个支队去搞李雪峰，这不行，拉起来主要还是搞校内联合，批刘邓陶和万张。

北京女一中来信，介绍北京情况，好得很，热血一下沸腾起来。干起来，翻身，造反。

## 4月15日

今《天津日报》社论是个大毒草，闭口不谈把批判刘邓陶与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起草一个对天津中学运动的几点估计。

红代会要出一个关于“主义兵”整顿组织的声明。

#### 4月16日 星期日

在与“革命到底”联合一事上总是犹豫不决。联合后应主要搞校内的大联合。

晚上与“革命到底”联合，成立天津一中红卫兵联合指挥部，是权力机构，还不错。选出七人，有刘振波、王小勇、杨宝和、我等。我不想当，只想找个地方干干实际工作，分析一下形势，写写批判文章。

#### 4月17日

上午学校开联欢会，部队给演出。

下午去中学红代会，空气“保守”的要命。真使人窒息，没有共同造反语言。

晚上开联合会，决定下七个核心：王小勇、刘振波、廖晓淇、杨宝和、姬成章、王维正和我。另外研究了一下学校的搞法，出了一个声明，没作具体部署。

#### 4月18日

晚上又开会，决定在没改组红代会之前不承认，把全部人员调回。已和其他学校造反派一起组织中学红代会革命委员会。

#### 4月19日

上午八点声明贴出，立即得到全校的支持。承认两个红卫兵是革命左派组织，坚决要战斗在一起。解放军也支持，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成为统一全校的核心，是革命的造反派……并指出要我们团结大多数，希望是很大的，可思想上又有了包袱，如何开展下去，不要亮台。

下午去红代会，张冠群等去红代会辩论“主义兵”大方向问题。

晚，中学红代会的关于保守组织的声明印出，到外面贴去。

#### 4月20日

上午开动员会，第一步先向反动血统论开火，然后开串联会，组织一个批判大会。通过关于红代会，打倒李雪峰的声明。

今日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晚任学明来，让去两个进入市委干部中去调查。决定叫李小兵去，“革命到底”山头主义是够呛的，叫人不好说。

我现还未确定方向，决定学习一下，好好总结一下，不能光搞事物性。有这样一个打算，先批血统论，研究一下阶级路线问题，批判刘邓陶。看了林彪3月20日讲话，这一段主要是提高阶级观点、政权问题。

#### 4月21日

班上成立了个第一战斗小组，写了几张大字报。

下午学校开批“联动”的大会，外校来了有一千多人，会中有人放两响，企图破坏。

上午去红代会，“主义兵”来了极多，把任学明围了起来辩论。看来以后反复会更大，保守势力必须被摧垮。现我校“主义兵”表面上还老实，压力大。

下午与李胜利谈了谈，他还不错，对血统论、“主义兵”有认识。

#### 4月22日

上午看了十七周年电影。

下午回班，组织了一个火炬战斗队，决定主要搞反动血统论的问题。

晚上开会研究，先由各支队把战斗计划写出来，选出负责人，然后再由指挥部统一分配。会上提出打倒无政府主义。注重教师和初中的工作。

我现对中学红代会有个估计：

中学红代会的绝大部分组织都必然会分化。因为不是在两条路线、大批判中形成的，

没有基础。现在就是把各校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挑起来，这样才能彻底改组红代会，实质上也就是重新召开。必然有一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道路。

#### 4月23日 星期日

现搬到指挥部去住，自己一个人一间大屋子，学习时间比较多了，也可以写一些东西了。

看了毛主席、康生对北京宣言的指示，很振奋，等等好好学习宣言吧。

李小兵回来，他在秘书处，专管调查情况。戴胖子在伙食组，气得够呛。

晚去劳二半，都未到，只遇见了郭长年。

#### 4月24日

上午总结中学运动的形势。

现对学校运动的搞法心中很没底，总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运动再冷下去，以后就糟糕起来了，怕指挥部散了，心中很矛盾。要去掉怕字，到群众里面去，指挥部真不革命垮了活该。目前无政府主义十分严重，“红旗”支队已经瘫痪，我找了几个愿意干的组成一个重抖擞战斗组，干起来。

今收到一封匿名信，严厉地批评了我。提出我、贾、廖的问题，批评我不愿、怕做细致的群众工作，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可不知谁来的，外校还是本校？来信好得很。

下一步还是串联，征求校内群众的意见好，然后再搞中学运动。

#### 4月25日

上午由我们“红联”指挥部组织了一个全校性批判反动血统论的大会。今风很大，土多，开得还不错，解放军支持，讲了话，批了一顿顽固坚持错误的人。

下午指挥部几个人开会讨论下一步搞法问题，没有讨论出什么头绪。我的意见是下一

步在大批判中注意大联合，团结广大同学，打人民战争，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今学了党委工作方法，以后要有部署，要抓紧工作，到群众中去，来个“每事问”。

下午女四中“红旗”兵团成立，未去表态。后听说打了起来才去，已散，在一片“滚滚，滚他妈的蛋”的叫骂声中离开女四中，真是一帮泼妇。

晚仔细学习《共产党宣言》。写得真好，有劲，有远见，有气派。

#### 4月26日

上午安同军找我谈了会儿话。

下午下起大雨、冰雹。

晚开会，决定把“红旗”红卫兵拉起来，成立总部，受指挥部管，主要搞校内，把一切工作都落实。为此事会上争论了两个小时。实际上拉起“红旗”就是对统一最快最有效地促进，对学校运动也有好处，绝不是搞山头。前一段一直没拉，就是希望统一，可事实证明完全不行，散了摊子，没了战斗力。

以后运动注意两件事：(1)把争取“主义兵”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否则就甩开一大部分群众。(2)与解放军配合，现好像没解放军的事了，这不行，解放军有很高的威信，可以作思想工作，抓活思想，提高革命自觉性和责任感，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现有人炮轰指挥部。前一段指挥部是瘫了，没有作用，调动不起群众，造反就是有理。坚决支持。过去光造别人的反了，这回也该让人家造自己的反了。

#### 4月27日

上午，“一反到底”出了一张大字报，指出运动中的几种情况，很好。

去红代会辩论。关于保守组织问题。但说只要不参加造反派就叫顽固执行资反路线，这是开“左”实右，反动的。争取分化“主义兵”是个复杂工作，大部分还处于中间状态。工作一步步做，现他们开始认识，还没完全认识加入造反派，但也不能重新组织，要多作

工作，不能算是顽固坚持资反路线。

下午开会重新拉起“红旗”红卫兵，选出七个人，原指挥部四个加斗争、“红缨”、“一反到底”各一个，初步分配了一下。我和“一反到底”收集、调查血统论的材料，写出一个像样的调查报告，我还加上对其他中学的联络问题。

晚定出三天计划。

“八一三”又发生大规模武斗，解放军去四百被打得头破血流，体育学校的被打得个个受伤，都十分严重，听说有一个死了。现我对“八一三”没一点好感，过去就是靠武斗起家的，现在又暴露出本性，得审察它的历史，真是不像话，武斗太严重。

北京“四三派”被压下去。

#### 4月28日

上午游行，支持印尼人民，抗议印尼反动当局的反华暴行。

下午开了一个校内运动串联会，有教师、干部、同学参加，开得不错。

现社会上情况极复杂，“到底”又支持“八一三”、“卫东”了，为“1·20夺权”翻案，根本没有与我们商量过。我仍认为“1·20”是反革命夺权。

#### 4月29日

上午去南开女中看了看，有些动，但没有批在点上。

下午北京女一中“遵义”的来了，说了一些北京情况：四三派没被压，联动出来后很猖狂，北大附中“红旗”等很明智，写大标语坚决支持本校造反派。

#### 4月30日

上午晒太阳，很无聊，对目前学校运动很怩头。想去北京遛遛。

庆友自己骑车去北京了，今晚四舅结婚。



下午睡觉到五点，之后来校。去劝业场买了几本书，列宁《国家与革命》、《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及我国反修文件等，准备好好学一学。

晚在校吹笛、看书、下棋来着。

在自己幸福、欢快时一定不能忘记朋友。

## 5月1日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林彪题字。《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早晨起来学习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回家后把车子拆了，很多零件坏了，现不能骑了。

晚妈妈来津，把小燕也带来了。庆友骑了16个小时才到北京，顶风，路上还下来推了会。应该去闯闯。

## 5月2日

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特点：

- 1.看书，分析批判，读报成“疯”，自学。
- 2.关心国家大事，激进。
- 3.“我的心灵早已是反叛的了。”
- 4.游历湖南省，做社会调查。
- 5.必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耐艰苦，有决心，能为祖国牺牲。
- 6.把全部精力、时间放在国家大事上，没有一点时间去讨论个人身边琐事、女人、私人之事。
- 7.体育锻炼。
- 8.生活十分清苦。28岁结婚，爱梅。

9.游历全国名胜之地，有价值。

10.敢于提出自己见解，敢于斗争，善于洞察社会各阶级的动态。

毛主席的青年时期是伟大的，把全部精力放在国家大事上，从不考虑个人的东西，有伟大的胸襟、气派。我一定要向主席学习，学习，再学习。

贾庭雁要把“主义兵”拉起来，常找王新锦。他说“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他把“老红卫兵”、“主义兵”比作鹰，要依靠他们。这就看他怎么拉了，连刘芬元都对此不理解。王新锦对此比较犹豫。

毛主席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我准备做王新锦的工作，把他拉过来，一起批资反路线。我觉得自己担子很重。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晚去王新锦家，他不在，可有王战生、贾廷雁，还有一个一中的，京工附中的李为民。谈了会儿，还不错。在任何场合下不要忘了做工作。他对那些道德败坏、修正主义苗子也很愤怒。一中就有几十个这种人，王新锦准备揭一下他们的老底。听说五一胡大广与彭小青俩人去遛水上公园，被一些人发现，还照了相。这下子可真不地道，听说快成“爸爸”了。这种人必须好好教训一下。

## 5月3日

今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感到十分困惑，只有几段语录有些理解。

上午“主义兵”骑车游行，之前贾给鼓动，都走后，贾未去，回校室去了。听说晚上又与流氓打起来了。全市“主义兵”马上要起来。

中午喝多了酒，醉了（半瓶葡萄酒）。

下午把车子修好。

晚上，杨宝和、斗争等几人又在一起聊了聊，决定把人拉起来，要团结大多数，必须自己先有一伙志同道合的人，要一起学习主席著作，分析形势，书生意气，干起来。

赵勇反映张××男女关系上不大正经。

## 5月4日

今《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五四”青年节。指出在青年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及实质。青年必须与工农相结合，走历史所要走的路。

上午刘政委来校找我们几个人谈了谈。学校运动确实搞不起来了，我觉得主要是群众没发动起来。现“主义兵”大部分没解放，一小撮没孤立起来。刘政委特虚心，一再要让解放军好好向小将学习两条路线斗争。我提出我对解放军光搞正面教育不感兴趣。刘说以后要改改，要破大私立大公，要生动、活泼，要开展正常辩论，有问题就可以提……我提出办一个铅印报的事。

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关心国家大事——论破私立公”。大意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代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关心不关心国家大事这是个立场问题，原则问题。破私立公就必须从这破起、立起，关心就是最大的“公”字，不关心就是最大的“私”字。

现又想去长征，做社会调查，但又走不开。矛盾。

老任送给我一个解放军帽徽。

## 5月5日

广大“红旗”战士要求把“红旗”红卫兵拉起来。晚上开了会。什么事都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中学，青年就要有朝气，要闯。以前反市委时，谁会干？不都是闯出来的吗。软体动物固然不会摔倒，可永远也站不起来。现在全市还没有一个学校作出了榜样，今后的路还要自己走，要有这个雄心。

去红代会和分会看了看，没劲。送它几个字：百无聊赖，庸俗低级。

## 5月6日

上午在图书馆开“红旗”兵团全体会议，我给讲了讲，让大家也提了提看法。不能设想开一个会，就把群众发动起来。

一个人要有雄心、理想。当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失去信心时，那这个人也就完蛋了。我就不信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不怕挫折，更不怕有人讥笑、批评、泼冷水、打击，要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看清了政治方向就一直走下去，决不在中途投降和妥协。

## 5月8日

上午回班，和同学开了个会，把同学给组织起来，分开干起来。同学积极性还很高。

晚“红旗”支队开会，之前我与张新义打了起来。大家还是决定重新拉起来，把矛盾解决，把李树人、史效勇开除。现我感到，什么才能统一我们的思想呢？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不行，无政府主义思想不行，个人主义思想不行，只有毛泽东思想。

下午几个学校开会。以后各造反派要互相联系，互相支持，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贾出了个《告全市红卫兵书》。混蛋之极！说什么现中学矛盾就是红卫兵与同学之间的矛盾，主要方面是红卫兵云云。

## 5月9日

上午“红旗”红卫兵开会，决定：1.今后开展学习主席著作问题。2.选出核心。必须有政府，有一个人总负责，不能谁都抓。各支队也必须整顿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选出领导人。总负责是斗争，总部人员还有杨宝和、姬成章、王东志和我。3.决定边战斗边整风，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革命责任感，明开会动员一下。

下午去女四中开各校串联会，太杂，没什么意思。我想几个中学的造反派组成一个同盟，以后有什么事一起参加，互相支持。

晚红支开会，决定搞校外，搞社会，主要是叛徒网。

上午回敬了贾某一张大字报《致倚天剑先生》。痛驳了一个主要谬论。贾真是一个托

洛斯基分子。

### 5月10日

上午开会，政委讲了话。

张新义又打了起来，说什么“红旗”支队都叫我和李小兵搞坏了，要分房子。丫头也跟着闹，说什么“红旗”支队没一个好东西，背后造谣，小心点，引起武斗由他负责……够嚣张的。顽固派每当自己感到混不下去的时候，怨气都是很大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下午十六中、十八中、女六中、十九中、二十一中串联。

### 5月11日

昨夜丫头弟弟从北京来，共11人，心比较虚，100%是“联动”分子。

上午开会，把丫头叫来，当面问他，他好多事都不承认。他说开除还不如退，但又不退“红旗”，只退“红旗”支队。后与北京的走了，一会儿又找老任，说不想退了。李小兵估计是北京教他的。我心有点软。

团部叫我星期六给全部解放军介绍运动中两条路线的经验。真不好办。现我个人名利、风头很严重，这样做，恐怕又要涉及到我的事，不好。难办。

### 5月13日

上午在体育馆开批判“联动”大会。我们去了有四百人，队伍很整齐。六十一中、三十四中、十八中、十九中、二十一中、女四中也都来，队伍足有二百多米。可大会开得不怎么样，最后也没游行成。

下午、晚上开整风会，还可以。谈了思想，制定了几条纪律，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组织观念。决定正式开除李树人、史效勇。初步决定批“联动”、血统论。

### 5月15日

上午开各支队负责人会讨论了几个问题。我和王东志打了起来，我公开宣布退出指挥部。王、斗旗帜就是不鲜明。中学红代会要搞游行，名义上支持“八二五”，实际上就是声讨“八二五”，我坚决反对。后同意。另外对一〇九中“3·10”经验认为是大毒草，彻底批判，肃清流毒。

### 5月17日

本在明天举行发扬“九一八”精神的大会，可十八中没信心，通知又不开了，结果一会儿开，一会儿不开，十分被动。我自己信心也是起伏不定的，最后还是决定开。晚上写了发言稿。一定要开！狗子也来了，也写了一点东西。

### 5月18日

上午在二十一中召开纪念“九一八”的大会，还可以。之后举行游行（有一自行车游行），“八一三”、“卫东”出了两辆广播车。一辆跟自行车队伍，去了很多地方。

### 5月19日

一〇九中《三月九日体会》是大毒草，必须彻底进行批判，否则中学文化大革命就会被扼杀。必须把它杀个鲜血淋漓。

几个实质问题：

- ① 要害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夺权。
- ② 解散革命造反派。
- ③ 正产生于大联合大夺权的时刻。
- ④ 抹杀两条路线斗争，一个要革，一个要保的实质。
- ⑤ 歪曲班级大联合，抽其实质。

⑥ 同学之间对立如何产生？仅是由于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吗！

⑦ 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

5月22日

这几天感冒，病了。

社会上武斗十分严重，无政府主义到处泛滥，地富反坏右乘机破坏，唯恐天下不乱。挑动观点不同的组织之间、革命群众与解放军之间的矛盾，破坏大民主，必须坚决镇压，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河老八”被砸。

四川告急，几百革命小将献出生命。在那真考验人，打倒李井泉！

开始看《斯巴达克斯》。作者很显然是资产阶级的。从中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奴隶社会。

5月23日

晚去和平路，挨揍了。现和平路完全是一言堂，支持李雪峰的就挨打。我们和十八中“红旗”、十九中“革造”刷打倒无政府主义的大标语就受围攻，这里必定有坏人捣乱，地富反坏右捣乱。必须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加强解放军的威信，保证无产阶级大民主。

5月24日

总部之间有分歧，召集各支队长争论了一天。我觉得都是枝节问题，应像《通知》那样，抓住斗争的大方向，其它有分歧也没什么，求同存异。

晚又去和平路游行，打倒无政府主义。十六中、女六中等也去。这一下把那批混蛋吓坏了，在喇叭里歇斯底里大发作，嘶着嗓子怪叫，什么大阴谋，李雪峰的保……z o啊……我们的旗杆被弄折，旗子也差点被抢走。

## 5月25日

今日北大聂元梓七同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这张大字报是毛主席给予了伟大的历史意义，成为北京公社的宣言。她的新生是在六月一日。

《讲话》发表二十五年了，是伟大巨作，全国都在开集会庆祝，尤其是北京。欢呼世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时代。

准备明天去北京。

买了六只小鸡。

## 5月26日

王东志、姬成章成立第二办公室，我第一不同意、反对，因没有什么根本对立的观点。第二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既然你们是已经“筹备好”，公告也出去了，那也就如此了。

晚他们找来谈这事，还说什么不想分，主要是王东志，实际上他早都准备好了，在事先总部也没谈此事，现在就不用再装点门面了。王不在总部时就曾用总部名义发过声明，这次又来一次。

## 5月27日

上午九时出发骑车去北京。正赶东南风，顶风，每小时才走十公里。吃了大苦了，半路王尧自行车后胎破了，又得推着走。后来找了个农民给补上，到河西务就用了九个小时。以后风停，四个多小时一直进了北京，到了地安门一次车都没下过。要都像后半截那样，八个小时就能到北京。到京后膝盖屁股都痛得厉害。

住在妈妈家里。

## 5月28日

中午去三舅家吃饭。睡到五点。



晚去宝珠家吃饭。遇到四舅。

### 5月29日

今是红卫兵诞生一周年。“四三”和老红卫兵都举行集会，本都在体育馆，后为不冲突，都改了地方。老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四三”去午门里。我们去午门，没让进。去广场，看了他们演出的红卫兵组歌，还不错，回津自己也搞一个。

晚去地院看青艺、歌剧舞剧院的演出。《收租院》排得可以。

### 5月30日

下午批斗阳翰生、罗尔纲等，在历史博物馆内，由青艺等组织，康洪兴是主席。对方把小康打成政治扒手。他就是一个青年造反派，革命小将，很好的，没演过坏剧、坏电影，那些问题不少的却受到保护。之后，演出《早春二月》。

克平骑车来了。

### 5月31日

上午去八一学校参观“联动”展览，没让进。这帮人就是门票挂帅，刻薄之极。人是有思想的，要突出政治，如只是见票就让进，不照顾特殊情况，那换一个狗熊都行。

下午去颐和园游泳、爬山，照了两张像。之后去北大，在主席像前照了两张。

晚看电视《智取威虎山》，很好。

### 6月1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整整一年了。我认为中央《五一六通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共产党宣言》。

上午去几个中学看了看，没什么劲。之后去美术馆看主席摄影展览。

### 6月2日

早去八大处，爬上虎头山。下来时已三点，又去碧云寺、卧佛寺、香山。鬼见愁没来得及上去。樱桃沟没去。

### 6月3日

睡了一天。

晚去大众看评剧《智取威虎山》，居然还是“名演员”马泰唱的，可没看三场我们就走了，没劲。回来看电视，也正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真带劲，真是一地一天。

### 6月4日

上午去看红卫兵展览。有许多严重问题，把过去老红卫兵的功绩一笔抹杀，仅突出了一个李冬民。运动初期，清华附中红卫兵受高压，剩三人，没写。主席给清华附中的信没有，北大附中反工作组没有，女一中废除高考制度没有，“八一八”主席第一次接见没写几笔，宋要武给主席带袖章的照片没有……不突出两条路线，反动对联的经过没有，西纠初期还是有功的，可全都当成反面教材，问题很严重。三十一中红卫兵造反就是有理。一看就知道这是有宗派主义的人搞的。

克平早返津。

注：李冬民——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主任。

### 6月5日

上午去天安门广场，照了几张相。之后去女一中，北京中学也没什么劲。

中午宋珍阿姨来了，谈了二个多小时。

## 6月6日

上午与剧院去八一中学看《联动展览》。打砸抢一段学校都是很凶的。我的看法主要在干部子弟集宿制上，这才是真正修正主义的苗床。

出来时车已走，就去北大找俞敏声，把信交他，与他谈了谈。现大专红代会内部争权十分厉害，我就讨厌打内战。听说今凌晨陈伯达批评了北大。出门时看到大标语：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罪责难逃！炮轰聂元梓！孙蓬一滚蛋……

## 6月7日

下小雨，赵勇自己回津。

下午去找小胖、小俞。看了小俞的笔记，还不错，精神面貌好。她俩都“四·四”派的，挺恨“四·三”的，可我就是“四·三”的。她们也觉得在北京没事干，想去农村劳动，我把我要长征的看法说了，她们也想出去。遇见杨三白，她前两月和小胖到天津住我家一个星期之久。蒯大富给她写过信，说她是真正的左派，可现又说她不可救药。

## 6月8日

上午无事可干，去北海一趟。

下午四时去找小胖、小俞。小胖七点才来，小俞还未来，她与三白要去云南，她说混上车去好走，只是车票不好弄。这一下可动摇了我去山东的决心，还是最好上云南。小胖与小俞不一起走。最好能拉上小俞与我们一起。素银上午去天津了。

## 6月9日

八点离地安门去建国门。小胖一早就去车站，小俞在看书。看她办法如何？她说还未组织好人，可能去长征，做社会调查。小俞是很好的，政治上比较成熟、朴实，与工农相结合的愿望很高。不像我，只想去祖国各地去玩。后邀她一起去长征，她没同意。

九点一刻离建国门，行二个多小时，骑了四十三公里到了马头，正好截住一卡车，一直坐到渤海大楼后面，时下午二时。去校，人上午都出去劳动，文安洼，有一百里，留下不少人。

三时到家，素银在。

## 6月10日

上午去校，遇见杨宝和。我的意思是现在好好抓大方向，好好学《通知》，真正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是大方向，不要打内战，以后“红旗”一定能胜利。

克平一早去霸县劳动。

下午王尧来，决定用合法手段去南方。先开支左证明，学校才给经费。

给妈妈、小胖去信。

天津越来越乱，真没劲。

## 6月11日星期日

今看《反苏大阴谋》。

## 6月12日端午节

今是我的生日，我已二十岁了！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午李毅新、李小兵来找我，谈了会。李毅新说我要退出政治舞台，不像以前那么狂了。我说并非如此，现在坐下来好好学习一下，作个老老实实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好好学《通知》，掌握大方向。同时这时期我思想波动很大，私心很多，到以后再重新造反。

## 6月13日

下午王尧来说去上海的证明已开好，但学校去的人不能太多，太浪费钱，只能去二人。

后我们又从我父亲那里得到方纪的一些线索，可去云南、哈尔滨、沈阳等地，这一下可好了。

明天就火速办理。

## 6月14日

真正有出息的人，真正有希望的人，真正革命的人，是老老实实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是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是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群众中去，投身到阶级斗争中去，和群众在一起，一起战斗的人，是能够想问题的人，埋头苦干的人。

云南也算是边界，与广州一样不让去，只开了去哈尔滨的。

素银骑车回北京。

## 6月17日

外出的希望没有了，解学恭不让中学生外出调查。

中午与李毅新、王以直去水上游泳，体力越来越差了。

现在就整天看书吧。《静静的顿河》已看完三部，其反动是十分露骨的，公开歌颂白匪哥萨克头子葛利高里，把红军说成是不做群众工作，杀人放火的凶手，被哥萨克杀得很惨……

## 6月18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长了世界人民的志气。昨天，柯西金这混蛋飞到美国，这可是一个“礼炮”。

## 6月19日

上午与李庆元说了，又找了杨景思，至少能有一个去上海了。但不调查点事，也实在说不过去。

看完《静静的顿河》，真是反动透顶。好像葛利高里走上反革命道路都是红军给逼的，他只不过是为了给哥萨克争取独立、自由，把红军写成不会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群众基础，只会杀人的魔王，真他妈的混蛋！作者自己就是葛利高里，完全站在反革命叛军的立场上。虽红军胜利了，但是为什么会胜利，怎样胜利丝毫没写，没有它的正义性、必然性，好像是偶然、突然就胜了。而对白军，即使是失败也是歌颂的，英勇的。丝毫没描写红军的英雄业绩。

## 6月20日

听说斗宝珠与任学明在红代会里打了起来。红代会要开我们常委之职。开了对红代会没有什么好处。我与二办一办也说了，要抓住红代会这个权，不能丢掉，有问题里面也可斗争。

我拿出毛选四卷合订本，又思念起上海的红卫兵战友来，有快一年没见面了。这回可能去会会战友了，心里怎能不起伏呢？

## 6月21日

十六中事件一周年。

## 6月22——23日

早乘 6:02 分车离津，11:55 分到秦皇岛。下车后去海滨游泳，晒太阳，已经有四年没见到海了！

下午 6:35 分乘车离秦，于 23 日晨 4:00 到达沈阳。

现在在辽宁大学，没住处，十分疲劳。

沈阳也比较乱。

下午去王伟那里，找了房子住下，一天五角钱。

## 6月24日

一早起来就步行去省委，到那里才知道任志远在省人委，是副省长。马上又走着去。找了省人委串联总部，本人见不到，只把问题写上，由他们转交，星期一再交给我们。之后和辽联的谈了谈沈阳的形势，分三大派：1.“八三一派”，打倒宋任穷，说解放军支左错了，二三月份被打成逆流，很多人被抓……2.“辽联”、“五大官团”、“思想兵”，

保宋任穷。3.“无联站”，二三月份成立，解放军支持（没公开表态），现也打倒宋任穷，主要原因是宋有三点意见（主要一条是把几个组织打成保皇派）。这个组织最大，产业工人最多，有六、七十万人，有公安局、报社、广播等要害部门。“八三一”、“辽联”认为自己是造反派，“无联站”是保守的。三家矛盾都很大，沈阳武斗十分厉害。

下午吃了一个多小时的饭都没吃上，后去找丁冬，路上才吃上饭。

下午三时多找到抗敌话剧团，丁冬与田丹已去歌舞团，田是团长。和她们谈了近三个小时，她们思想水平高。利利已当护士，参了军，现回护校搞文革。明天去见她。我俩同一天出生于同一个炕上，我比她早二小时，都是端午节，我是个哥哥了。当时我妈没奶，我就吃丁冬阿姨的，现在已二十多年了，她也四十七岁了。

## 6月25日星期日

上午去找田丹（中校）。遇到田利利、追追等。一晃就是二十年，当时我还吃过丁冬阿姨的奶呢。利利护校已毕业，像个大人了，而我仍是个未走上社会的青年，显得比她小得多，幼稚得多。我与他们谈了一天，田叔叔不同意现在就多看古书和其他书，他说世界观确立后再有目的地看，要能批判时再看。我看没什么，即使中了毒也有好处，可以再爬出来嘛，光正面教育是不行的。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晚下大雨，我就住在他家，利利也没回去。

上午还见到了福林阿姨，我心里总有那么一般滋味……

## 6月26日

上午离利利家，她送我走了很长。分别了，恐怕以后再见面又得二十年，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分别时想和她握手，又没好意思……

得到任志远写的材料，但很不清楚，又写了几个问题，回沈阳时再取。

下午去了趟北陵公园。

晚八时多乘车去长春。

## 6月27日

早三时到达长春。解放军值勤把我帽徽没收了，为此与解放军争了二个小时。他不让去军管会，也不给开个证明……他们说我们破坏解放军的威信，而没看到我们红卫兵小将正是热爱解放军才喜欢军用品。

上午去找时达叔叔，他很狼狈，已定为三反分子，没法住。

下午到省委“红革会”调查“冯杨事件”，也只能与郑季翘书面谈，见不到本人。

到了长春，心情一直极不愉快，很是疲劳。已三时了，还未吃午饭。

注：冯杨事件——指冯文彬与杨英，二人在五十年代分别任天津市组织部长和工业部长，被定为反党集团。

郑季翘——吉林省委秘书长，原天津市委秘书长。

## 6月28日

晚住在师大“造大”。长春各大楼楼道都“战备”，晚上把“吊门”放下，什么人也上不了楼，真是“森严壁垒”。



上午去南湖看了看，水很好，鱼很多，小孩拿一个罐头瓶子，里面放块窝头，放在水里就能捉到很多小鱼。长春是很美的，比天津美得多，房子有规划，大，漂亮，树多。

下午去王尧一个亲戚家，他儿子曾大可也是毕业班。他挺爱上学的，从言谈中他说当工农兵学不到什么东西……我含沙射影地批了他……

晚到他家去住。

## 6月29日

早乘十时多的车离长春，下午五时到达哈尔滨。

去军工。苏学东去北京，他是山下派的，小三是山上派的。

晚住在哈工大招待所，每天 1.5 元。

## 6月30日

上午去调查，说下午才行，于是去松花江畔——太阳岛。中午在松花江游泳，水比较急。

下午三时去省医院找到吴立人调查方纪问题。37年至47年他不知道。

下午四时半去军工见到小三，谈了40分钟话就离开他，晚8时得去沈阳。

哈尔滨也不算漂亮。

小三转给我一封妈妈写给我的信。

## 7月1日

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6周年，我们的党之所以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最根本原因就是她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

上午8:10到沈阳，马上去田丹家，洗了澡，换了内衣，又睡了一大觉。给利利打了电话，叫她明天来。

今天毛主席、林彪副统帅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文化大军。林副主席还讲了话，真是大快人心。

夜下雨。

## 7月2日

早7:30分田利利来。

田叔叔身体很好，丁阿姨有骨刺。今下雨，她很不好受，身体弱，但精神面貌很好。中午一起包了饺子。

晚8:33分就要离沈阳了，以后不知何时再能来。利利送我到车站，握手告别。四叔还非叫我带走一口袋大米，推了半天，才打了个折扣，带了一半。

## 7月3日

早六时多到达大连。船是七日的，还得等四天，够倒霉的了，可一去买票，七日的都没了，得待到12日才能走，还得睡九天板凳。这一下我们可凉了，心情极坏，睡都睡不着。大连是个好地方，如果在这养尊处优那很舒服，可我们心里急着回天津，真没心思在这里消磨时间……最后决心拿出自己全部的钱买火车票回去，在大连总共就这么待了十四五个小时。

去市委，崔荣汉未回，还在天津，他们说崔就是执行了资反路线……

去老虎滩一趟，但根本没心思下水。

晚乘9:50车离此。

## 7月4日

三进沈阳。

11点离沈去津，利利送我上车。

## 7月5日

凌晨二时许到达天津，三点到家。六只鸡二只鸭被人偷走，又买了十只鸡二只鸭，结果又叫庆友给淹死一只。

家中一切如旧。听克平说高三、高二八月份就分配。

上午去学校，军训已完，只留下十余人，其余全都走了，学校更没人了。

“革造”现挺凶，岳增成参加了“革造”。“红旗”一办已散，二办也够呛，“革命到底”也没什么事干。“革造”没抓什么大方向，现骂“红旗”是捞稻草。如不好好搞，“红旗”就会垮台，“革造”就会起来。杨宝和去保定，听说得胆炎住医院了……怎么办呢？真不知怎么办好。在大连时很想回来，可一到校却是这个样子，不禁心寒。李毅新到南方去了，贾廷雁在南方一直未回来。

“红旗”为什么会散呢？就是没抓主席著作的学习，组织性纪律性极差，人心涣散。

下午廖晓淇突来我家了，他也没有什么事干，他觉得看到天津这种形势不舒服。确实，过去的造反派都下去了，而那些保守势力当了权，反过来对造反派施加压力。这样的话，大联合无法形成。不管那个组织，只要是真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那就好。

我自己“私”心就很大。遇事一从个人角度看，那就麻烦了。一看到学校这种景象，就想往外跑，跑不出去就在家看书，或学学装半导体。

今后全力致力于学校大联合。

## 7月6日

上午“红旗”开会。大家都要求联合起来，尽快建立“三结合”。一办、二办的分歧是什么呢？是根本观点的对立吗？都是革命造反派，过去一直在一起战斗，说不上是大方向的分歧，只是在社会问题上有一些观点不同，是完全可以联合起来的。如果仅仅是因为观点不同，那么二办观点就都一致了？不一致那再分吧。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

千其百怪。主要的问题是在总部。总部根本没有抓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没有抓活思想，没有人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没有抓破私立公，没有抓组织纪律……所以说“红旗”内部主要问题就在这里。明天下午三时开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把主席著作的学习问题抓起来，不仅要抓，还要抓紧。我今后致力于此。学校不实行大联合，就无法进行斗、批、改。

陈伯达 6 月 30 日有个最新指示，很好，提出解放干部问题。有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等人。中央干部政策是极英明的，我有时不理解，但一定照办。

### 7 月 7 日

毛主席说，真正有出息的人，是能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这句话说得何等深刻呀！我准备坐下来老老实实搞学校的斗、批、改。

对社会上的审干问题，总是碰壁。看来中央可能有部署，自己就无须多管了？是不是阿 Q 精神？一些干部问题很大，就是看不惯，而一些好干部却没进三结合，想不通。

### 7 月 9 日

上午去校，十八中张狗子来了，谈了谈形势。两家准备办一个报纸，让天大或南大给铅印。

现印尼共开始走上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脱离了艾地走不通的议会合法斗争，这是印尼共用千百万人头换来的。只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只有中国革命的道路才能解放全世界。

今越南阮志清主席逝世，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胡志明，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是这个消息。

应搞一个大型歌舞《红卫兵赞歌》。

7月10日

上午研究工作，决定恢复总部工作，主要抓整顿工作、校内运动、红代会工作。

下午和吕英谈了，他是支持“红旗”的，有点想参加“红旗”。他与“红旗”校外观点上有一些不同看法。在校内等基本上相同。他说“红旗”是造反组织，有些想参加，或一起搞，给他一点工作。他如参加“红旗”，就把他吸收到核心组中来，专管学校斗、批、改的工作。

我骄傲情绪较大，要注意。

7月12日

今红代会吸收了“革造”、“东方红”。

7月13日

筹备整风工作，吕英参加整风小组。

7月14日

晚研究工作，至深夜。

今“河老八”、“南老八”、“公安造总”等到一中参加“革造”、“东方红”举办的庆祝参加红代会的会。我“红旗”、“革命到底”刷出大字标语，让他们滚蛋。后初三1红卫兵涂改，给“红旗”、“到底”打×，为此打了起来。

7月16日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主席畅游长江，迄今已整整一年了。至今还激励着我们。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永远跟着毛主席！

上午去西湖横渡。

## 7月17日

下午四时半于一中操场开批判刘少奇新反扑的大会，由红代会分会主持。大会上，我“红旗”、十八“红旗”等代表发言。

刘少奇“七·九”检查书是射向毛主席的毒箭，全体“红旗”总动员，进行深入批判。

## 7月18日

上午写总结报告。

晚去“八一三”开批刘少奇大会。我们是主办单位，我上的主席台，因穿背心去的，还现借了个褂子。主席台上遇到天南大附的张××和音院附王娜。现批刘少奇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部分。

可散会后，我的自行车被偷。真他妈的倒霉。

## 7月19日

上午整风会上炮轰总部。我把自己的总结说了。有人递条说我是风头主义的代表……确实如此，我的风头主义是十分严重的。所以最好不要担任领导工作。

下午去红代会，与老牛、任学明等谈了谈，也没提什么条件，就叫明天去红代会工作。

我今后搞什么工作呢？只想多学习点东西。

贾廷雁认识过去错了，我欢迎他回来。下午去他家，未在。与杨到我家。

## 7月20日

今又开始红代会常委工作，杨宝和去的。

晚妈妈回来。克平早三时去北京，妈说十时就到了北京，走一半多了才截上汽车。

## 7月21日

上午整风会辩论很热烈。“红旗”的大方向应该肯定，就是大方向有时掌握得不稳。

在对外方面我“红旗”大搞沙文主义，常常给别人亮台，唯我独左，目中无人。十分严重，必须必正。

现关键问题是对批判刘少奇的伟大历史意义引起全体“红旗”战士的理解。昨《人民日报》说：对刘的大批判是唯一的斗争大方向，只要不大批判，就是方向路线错误，就是对无产阶级犯罪。如不批判，就不能保证几十年后刘少奇是否会翻案，现在他就不认账，进行反扑了。

晚在九十中开会，有方向的错误，把对刘邓的火力分散到对他校某一个组织，因而没有开成功，造了反。

## 7月22日

昨夜里天津城内举行了游行。早上才知道，原来武汉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复辟的事件。

十八日，毛主席派谢富治、王力同志去武汉，可是在王任重和陈再道操纵的“百万雄师”反动组织等刺杀伤谢副总理，游斗绑架走了王力同志。这绝不是孤立事件，是七月九日刘少奇“检查”出来后，社会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呼应。上午举行了大示威游行，“红旗”出了二百余人，政治热情极高。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

## 7月23日

《天津日报》大方向抓不住。《人民日报》大批判已开始多天，《天津日报》丝毫没有反映，只转载几个文章。只出了个节约闹革命，学习毛主席著作，实际上不提大批判，都是空的。今才有点反映。

今天一天都在研究刘少奇“七九”检查，越分析越可气，开始批判。

晚贾廷雁来，谈了会。他也想大批判，又怕人不看。上海几个人给我一些东西。

### 7月24日

下午黄静来津。她去沧州回来时路过天津下来的。明晚六时返京。我和贾廷雁与她谈了谈。晚去车站签字，一起走着去，回来路过劝业场看了看。

给北京小胖、上海去信。

### 7月25日

上午开始刺绣红卫兵袖章。

下午与黄静、贾廷雁去水上，我游泳，之后送上火车。

### 7月26日

昨北京举行百万人集会，林彪同志上了天安门城楼。《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这一下，陈再道彻底完蛋了。

晚于儿童影院开会，有武汉同志作报告，之后放映《狼牙山五壮士》，我看基本上是好的。

### 7月27日

下午开会讨论杨宝和写的那个《大方向估计》。我提出本身就没有大方向。1、没提目前这场大批判问题，这是唯一斗争的大方向。2、没提“红旗”的主要斗争矛头应指向谁。3、只提了一些观点，说二办大方向错了。我否定了这个东西，大家也同意了，让我和王维正再起草一个。我已基本上写完，明再与王维正谈谈。



## 7月28日

上午整风，把总结报告念了。

下午去西湖游泳，与王哲明一起去的。

晚看康生四月十三日军委上的讲话。

## 7月29日

下午想写首《满江红》来纪念“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周年。可是写了好几个小时，写出来一看，一点词风也没有，只好扔了。我很喜欢诗词，想写，可又不会写。

现很想北京。昨晚还给陈晶华、何龙江写了信。

## 7月30日星期日

上午把一评刘少奇“七·九”检查整理完，很不理想。题目定为：否定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上午收到黄静寄来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一口气就看了一百多页。我挺喜欢战争的。真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等了好几年了，还不打。

晚上李小兵、李毅新找我，一起到土山公园“高谈阔论”，各抒己见。现在我们三人是比较近的。我和李小兵有同感：当到关键时刻，一种新事物发生时，这时真正有出息的人能够发现，起带头先锋作用。等到大家都认识到时，他就应自己更深刻地理解它，想问题。好好学习，没必要再出头了。当“官”不好，束缚思想，不如当老百姓，能大胆发现问题，发现新事物。今后要好好批判刘少奇的东西，恐怕今后十几年都主要同刘少奇的资修思想体系进行斗争，没有深刻的理解、认识是不行的。一直谈到深夜十点多钟。

夜，克平从京回来。

## 7月31日

上午五代会在民园开会庆祝八一建军节。会上有一个“革命”老太婆竟高呼“亲爱的胡市长万岁”，“天津驻军首长万岁”等，真是肉麻之极，心中那有党中央、毛主席。这事要弄清。十六中“六·二一”、“八三一”中途退场，我们因把门，分散，又没注意听，否则一定给捣乱。

下午廖先来我家，他意思明天就去北京。之后贾也来，一起去水上南湖游泳。廖对贾有看法，说：“贾怎么搞的？也那个劲的，跟北京那些人学的……”问哪个劲时，说：“红一纵那样的。所谓老兵吧，什么事也不干，莫谈国事。”还几次问贾去不去学校，每天都干什么，说他是逍遥派……贾说他是“河老八”派。游完后，我与廖去天大南大，贾自回家。

“南老八”刷出《刘政必须检查在支左中的错误》《朱彪两面三刀……》标语。不知怎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从今《红旗》十二期社论看，要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觉得不揪出军内走资派，枪杆子的问题不解决，文化大革命进行不彻底。许多地区，都是支左中的问题。武汉陈再道，山西张日清。后山西问题解决，张检讨，说是立场、世界观问题。主席也说支持刘格平是大方向。天津支左中有不少问题，有的是方向路线性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必然要揪出一小撮。

晚去学校，与刘宝森谈了谈。“红旗”不能右。他说“东方红”有些变，可能是对刘政问题……

## 8月1日

初步选出“红旗”总部人选（七人）：王东志、杨宝和、斗争、李宝森、鲁茄明、孙宏发和我。

明天去北京。李小兵、李毅新四日去找我。

## 8月2日

晨五时许骑车上京津公路，8：30到河西务。2：00进京城，路上还游了泳。

## 8月3日

上午去国务院附近，从西门到北门长达1000米都搭上席棚，挂上旗子，十分热闹。准备于5日揪出刘少奇。

下午去什刹海游泳。

## 8月4日

上午去女四中找黄静，还见到焦愚文。

下午先去四中，没找到人，又去女一中找“红旗”，想要今晚《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票。晚我与廖去劳动文化宫看，写得非常好，政治艺术水平很高，与专业也差不多。

女附中开始轰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轰动极大，明去看看。

## 8月5日



今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这张大字报，揭开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经过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党政的一些走资派基本揪出（当然还有不少）但还是比较彻底的，特别是中央里的，各大区大市的。但是军内的尚不够彻底。我对中央的意图不清，究竟对军内走资派应怎么去揪，是否要广泛发动群众，像去年那样，还是“内部去解决”？军

（图为大批判专栏）内肯定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那么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是谁？仅仅彭、

罗吗？

上午去北航、地院、清华、清华附中、北大、北大附中，下午回来。在清华附中遇到王铭，他们讲刘刚是个“一见钟情”之人，特别痴，校内搞了几个，说是“蒯夫人”一点不假……去阿尔巴尼亚的是个奇笨之人，缺德少才，最初成立红卫兵时，她成立个“兵卫红”与红卫兵对抗。现出国介绍红卫兵经验，真是笑话，是个最大的讽刺。她只有反红卫兵的经历，哪里有红卫兵的经验，出国时先找老兵问情况……“宣战”更次，她自称贫农出身，一调查，她父已死，其母无正式工作，是个破鞋……他们说什么“好货”都在“井冈山”，尽是些缺德少才的。连“井冈山”自己都觉得权还得回红卫兵手里……

李小兵、庞春振、付二男、杨金秋来京，住在我这里。他们说“红旗”内一、二办对立得十分厉害，对“红旗”支队特别怀恨，还造了我不少谣。这也没什么，闹吧，早晚会把事实弄清。如果一靠造谣吃饭，光打内战，放弃大方向，那就早晚要垮台！

注：王铭——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

## 8月6日

上午他们全出去了，我自己在家看主席青少年时写的书信文件，很有感想。我也想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研究问题。

下午去游泳。

## 8月7日

上午去六十五中找何龙江。

今北京举行盛大游行，抗议印尼反华暴行。前天夜里还把印尼大使馆烧了一半去，把大使吓得趴在地上求饶。

## 8月8日

十六条公布一年了。想去年此时正在北大附中，听到广播后，义愤激昂，立即成立了“红旗”造反小组，没有什么宣言、条令，就三个人，激扬了一篇《我们要造天津市委的反》的大字报，油印出来，还给彭小蒙一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上午先去四中找杨小青，后去六中找朱余哲。听说红代会外调组的大印在郭小英手里，让老兵拿钱买了出来。

下午，杨宝和、张云鹏、张新义来了，一起去体育场看节目。美国朋友李敦白讲了话。

## 8月9日

上午去找小俞，她要去江西，她说小胖今晚就去哈尔滨。之后去找黄静，要她办票，我也想出去，但比较矛盾。

## 8月10日

下了一天雨，未出去。

晚去看日本齿轮座演出的《野火》。思想水平还可以（在中国就不行了）。主要是要走毛泽东道路，搞武装起义，农民暴动，不能搞议会斗争。剧中那个教师我看影射的是宫本显治，从合法斗争到叛变。背景是十九世纪的一次农民起义。

夜，杨等七人回津，刚走又下起雨来。

## 8月11日

上午陪廖去看红卫兵展览。

下午先去找小俞，之后去黄静家，让她办去南方的票。先办了再说。

## 8月12日

下午去大使馆处看，游行的人很多，把蒙修等吓得够呛。

## 8月13日

上午五时乘车去天津，一进津，正赶上六〇九厂的武斗后的现场。京津公路被堵上，不准随便经过，满地大小石头，一车车手持长矛、大刀，头戴藤帽、钢盔，杀气腾腾的人，吹着哨子，飞驰而过。这一下，车里的人都紧张起来，有几个吓得不知怎么办。到了天津，又要回去，车都不敢往里开，绕道开到东北角海河边上停下。真窝囊！结果决定下午三时就回京。有的人吓得连报也不敢卖了。天津武斗风起，确实十分紧张。

我先去学校，遇见杨宝和、张云鹏、张新义等人，谈了谈。学校没人。“红一纵”外地去了，“革造”很多人回老家，“红旗”逍遥派也是不少，不好搞。我的意思现在好好学习一下，看看报，学习主席著作，准备点炮弹以后人都到齐再干。不能老是在一个水平上。互相通通信，讨论研究一些问题。

晚返回北京。克平、庆友也来京。

当逍遥派不好，是意志削弱。学校没事，可回家好好学习一下，总结一下，提高一下，要发现新问题，提高到新的水平。

## 8月14日

上午去北航、地院、清华、北大、人大遛了一圈，还去了101中。

在地院，我和廖晓淇辩论起天津的形势。我说“反复辟”的一些做法（武斗）不好，斗争方法不策略。日报社封得好，其它方面也要像这才好，六〇九厂武斗就不好，应高姿态，不主动出击武斗，文攻武卫。他说这法虽不好，好多表面看起来都是这边错的，但大权在那边手里，这种斗争法虽不好，但没有其它路。在一些具体做法、斗争策略上矛盾很大。但最根本的还是比较一致的：天津市主要问题就在天津驻军的支左问题上，很多问题红代会都已做出决议，可解放军一不同意全部作废。实质上只有解放军说了算。支左实际上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不是我支持你，你就得听我的，跟我转。另一个就

是中央方面。看一些事实总与中央陈伯达的一些话对不上，矛盾很大，听那个？都得考虑，所以现在无法干。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红旗”、“革命到底”就能联合，天津“八一三”派与“八二五”派亦能联合，造反派就会起来，天津问题就好解决了。否则，“八一三”、“卫东”虽是大专红代会组长、第一副组长，实际上一点权也没有。

听说黄静要搞来七张去南昌的火车票，去要，没有，是人骗她们。

妈妈买来主席未发表的文章四大厚本，是电影制片厂主义公社印制的，特好。

听戴胖子说，马炳珍等人又要往南跑。

## 8月15日

上午一字一句地看了《抗癌战歌》、《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揭开癌的奥秘》等文章，心中十分激动，热泪欲出，浮想联翩。几占心得看法：

一、对主席思想要真正学透，融化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对每一个问题的指导思想。不能只是嘴上喊得欢，浮浮夸夸，华而不实。

二、在阶级社会中，即使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最大的阻力、迫害、扼杀来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代表着反动腐朽的势力，代表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必然要压制新生事物。因为新生事物一出现总是造他们的反，革他们的命，宣判他们的死刑。旧势力又总是企图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威”，新事物一出现，首先是政治上与旧势力宣战，同资唯心世界观宣战。而资唯心世界观、旧势力的总代表、总头目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打倒阎王，小鬼解放不了。

三、破除迷信。就是破除资唯心世界观。大、洋、古的一些“专家”、“权威”统统是纸老虎，满口的“理论”全是欺人之谈。他们污蔑新生事物没“经验”，没“理论”，没有“经典”，没“外国”。这些所谓“经验”“理论”“经典”“外国”全是他妈的旧势力，全是腐朽没落的。新生事物一出现，就要创造出自己的新经验、新理论、新经典，统统是自己的，而要破除旧的一套。这就是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正如文中一

个极幽默、极深刻的例子：那些走资派，老权威把抗癌片说成是“轻举妄动”，没有理论基础。他们的理论就是癌是绝症，世界都治不了。而我们是理论先不管，治好病，人还活着，这就是事实，这就能说明问题。可这时他们又说“癌症治不好，治好了不是癌。”真是可笑极了。

四、要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个人要有志气、毅力，不怕失败，不怕打击。不挨骂长不大。

六、打人民战争。发动广大群众，不能闭门造车，自己蹲到一个犄角去搞“研究”，要和人民“通气”。

## 8月16日

看《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很有感想。主席当时（1915年秋）发出一个有名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并特别提出要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鸚其鸣矣，求其友声。

我觉得现很有必要也成立一个同志的集体，互相讨论当前国家的形势，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现“红旗”是比较散的，其原因就是基础不甚好。先成立小的，比较亲近的，面要广，北京、上海、天津的都要有，不分男女、职业（以中学生为主），只要有德、有志、有才就行。这个组织要不断向外发展，成为“红旗”的中坚力量。

上午给杨宝和、李毅新等人去信。

晚去建工学校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这次看不如上次那样激动。

## 8月17日

上午学习看书。

下午去找陈晶华、刘迎春，与之聊了几个小时。现在大批判搞不下去，很多人都回家看书。我也走此路，研究几本书。并把成立“红卫兵运动研究小组”一事告诉她们。她们



也认为自己看后互相研究这种方法好。

注：陈晶华、刘迎春——北京女一中同学。

8月18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以极大的魄力接见了百万红卫兵，亲自点燃了震惊世界的史无前例的红卫兵运动。迄今已整整一年了！浮想联翩，写一词以纪念之。

忆江南

——咏八一八

红卫兵，	八一八，
出世贯长空。	主席指航程。
电闪雷劈地欲裂，	语录袖章红胜火，
阎王惊乱高压攻。	翻天造反怒如洪。
想念毛泽东！	黑宇东方红！

并抄了几份，分别送给李小兵、杨宝和、黄静、陈晶华与刘迎春。

看了一天书，晚去找黄静。今年“八一八”过得没劲。只人民大会堂开了会。

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通栏转载了南大“卫东”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

8月19—20日

基本上没出去，在家看书。已看完莫泊桑的《人生》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贫非罪》等。奥的文章没什么劲。《人生》仅是写的地主之间的一些勾心斗角，一些丑事，而没有写农民、农奴。真是怪事！（不多写了，见读书笔记）

看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森林》。主要是讽刺一个女地主，她表面上很正直、慷慨，实质上一肚子男盗女娼，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极端自私、虚伪之极。

小说只是一些现象的暴露，而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写得也不怎么样）真正反映出各阶级，主要是工人、农民与地主、资本家的阶级矛盾，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关系。只是通过一些小资产阶级，或地主之间的一些纠葛暴露出一些问题。作者的立场是可见的，是第三者嘲笑的立场，顶多是中小资产阶级立场。

现在看，只是了解一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幕，没批判、分析是不行的。晚读完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人生》，总结一下。（不系统，想到哪写到哪）

主角是妮妮。作者是描写她的所谓“悲惨的一生”，并想引起读者对她的“同情”。真是他妈的活见鬼！

妮妮是个什么人物？是一个大地主的狗崽子！是个道道地地的地主臭小姐。

不信吗？先把妮妮解剖一下：

一、作者把妮妮写成是一个美丽、善良、有教养、诚实、正直的人。她的一生遇到“遭遇”“痛苦”。那么这种“善良”是什么呢？就是每天都喝着农奴的血，吃着农奴的肉，从来不吐一根骨头。她有着无数的田庄、房子、森林，每年要剥削来几万法郎。她的“善良”究竟在哪呢？可能就在她自己没有亲自拿着鞭子去监督农奴，没有亲自登门去逼租逼债，只是每年“收入两万法郎”。啊！好一副“善良”的嘴脸！！

那么她的“遭遇”又是什么呢？她每天吃得饱饱，无事可干，就去寻求刺激，去追求“爱情”。可是她丈夫偏偏另有新欢，不爱她了。于是她“痛苦”了。这“痛苦”说明了什么？只能反映出妮妮心灵的空虚，极端的个人主义，只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在道德上的腐朽没落，勾心斗角，极端的自私。（只在这一点上有那么一点可取的，多少暴露了一下地主阶级在道德上的没落）但是根本没有触动封建社会的本质，没有从政治、经济上反映出封建社会的本质，更没有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是农奴的痛苦。这种“痛

苦”只是地主阶级之间争风吃醋失败后的“痛苦”，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这就是它的阶级性。

二、没有阶级关系，完全宣传的是资产阶级的“爱情第一”，人情论。这本书的进步意义极微，如不分析批判，是容易中毒的，特别是对青年男女。

三、作者以刻画人的心理等等著称。他刻画的是什么人？完全是资产阶级感情。这种细腻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美化资、封小姐。请问，劳动人民有这种感情吗？有这种闲情逸致吗？

四、作者的立场是可见的。他是站在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是维护封建剥削关系的。他只是对地主阶级之间的道德关系有些不满，加以暴露。

五、西欧“文豪”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反应上层社会的，描写统治阶级之间的一些矛盾的。即使有一些进步意义，正如主席所说，其作品不一定伟大。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只

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那些文豪往往是颠倒历史，把那些统治阶级看成是历史的主人，他们热衷于描写他们的衣着、心理、动作、事件，而对被统治阶级却从不描写，只有时有那么一点“恻隐之心”。主席的话是极深刻的，我还是理解不深，究竟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怎样推动历史前进的？必须进一步深刻地研究。

简单到此吧！好些地方没有仔细去想、去分析，有点懒。

现极想与人讨论一下。

8月21日

上海徐、杨来信。徐寄来三张照片，还引了我去年九月份在上海讲的一句话，我都有点记不清了。“再见吧，现在分手，没什么惋惜，以后见到最好，见不到也没啥，革命朋

友遍天下。”回了一封较长的信。

近听蒯大富一件极丑之事。他与一“井冈山”女战士（不是总部就是总部办公室的）发生关系。那女子因怀小孩子于最近卧轨自杀。两个绝命书被聂元梓得到，也不发表，收藏起来，这下可就把老蒯控制起来。听了几次，看来此事比较确实，中央文革不叫传。

下午去游泳，妈上午从津回来。

## 8月22日

下午去女一中“红旗”，想要票去西单现场看看。之后去找素银，他在家，把写的词抄给了他。他说也想写，以后可以互换。有一师大女附中的说，今天解放军已作了分配报告，如下：大学一个人也不收，解放军不征兵，高三学生只有五处可去：下乡插队，去工矿企业，搞文教（中、小学教师），当售货员等。初三毕业生八万九千，上高中一万八千，上中专一万八千，其余与高三同。刚传达完，广泛引起不满，互相串联，有的还在墙上写“我要上学！”等等。各种私心杂念登台大表演。有的说学校运动不搞完不走。

我听了反到松心了，心里很痛快，这一下不用考虑这考虑那了。学学《老三篇》，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可以更安心搞运动了。搞完分配时再说，那时自己再选一条什么更好的路。反正高三都得下去，也用不着勾心斗角了。如果分配我落户，我先搞一年社会调查，走遍全国再说。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而不是出风头的人，到哪里一样可以干革命。

晚回来与王英、孙敏还聊了会儿。

夜克平坐火车返津。

## 8月23日

主席最近决定武装造反派。北航发了二千只自动步枪、轻机枪等。成立北航“红旗”民兵师，韩爱晶任师长。这项决策极其伟大。

中午去什刹海游泳池游了会儿。第一次去。

下午先去找陈、刘、庞，谈了会有关朱成昭的问题，我对此事一点也不了解。看了他的一些材料后，觉得发现不少问题，自己尚不理解。什么是“联动”思潮？搞些打砸抢、腐化、没落、血统论等等全不能说是。朱可说是一个典型吧。他是很有头脑的，很有魄力的，他的思想有一定体系，不像一些中学生仅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正如朱说的“联动客观上反中央文革，而我是主观上反中央文革。”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联动”思潮是站在刘邓一边的，是与一些黑司令直接联系的。朱的一些话提出了不少问题，我很不理解。对于“联动”思潮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我不理解。现在看，有一些中学生根本不能算得上“联动”，他们都是些小孩，受血统论的影响，受修正主义思潮、资思想影响，比较堕落，但还不能说是政治上的。我有时间真想找几个人一起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对57年反右斗争，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什么也不知道。现对57年时的情况也不了解。我产生这样一个问题：57年时两条路线的斗争焦点是怎样表现出来的？是党与右派、地富反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是党内两个司令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泽东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主要敌人是混进党、政、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斗争的焦点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对当时不了解，找时间看一些材料，找人研究一下，或给中央写信问问此事。

现在脑子里问题越来越多，很多事不理解。

晚与黄、胡、焦谈了谈。女的就是废物，头脑简单。想通过她们找四中的一些人。今李冬民来女四中，被弄得够呛。听说李冬民的两个据点没在女四中、女十二中。临走时我说：“把据点设在此处，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出息！找错了地方！”真正的朋友还是男的。有时男女挺热乎，谈话挺投机，只是多了层那样的色彩，其时没有谈出些什么东西来，无所收获。女的也就当个秘书也就行了。我现看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就那么回事，也没什么，在人生中站不了什么地位。主要政治关系，没政治关系一切也就都完了。

应该认真总结一年以来的经验了。

注：朱成昭——红卫兵早期“领袖”之一。

## 8月24日

上午杨宝和与塘沽一中一人（也是红代会常委）来找我。中央已接见四次，只解决关于武斗的问题，尚未谈五代会问题。可是看来已不利于“八二五”那边了。还听说天津驻军在有些地方要重新表态，不承认过去支持“河老八”，而要转过来支持“八一三”、“卫东”这派。学校“革造”已散，“红一纵”全部外跑。解放军说“革造”如好好搞可以成团结对象等等，如这样那就好了。二办，现红代会的活动不参加。我现想马上回去了。十六中、女六中等也转到“八一三”这边了。听说关系搞得不错，要联合办报纸。我想回去办个报纸。如这次“八二五”再败，要做好争取、教育、团结工作。他们之中很有一批造反派，很是不错，王小勇、廖晓淇不错，造反精神很强。明去找王小勇一趟，在学校还是要与“革命到底”联合。

晚出去走走，买了几十分小报和杂志，一路上想了很多事。应该总结一下历史教训，分析一下“联动”问题了。

现我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成为一个有希望的人，不能一辈子无所作为。这个心极强，也掺杂了不少私心杂念。

## 8月25日

上午整理了一下主席有关教育革命方面的语录。南大“卫东”、北京一些单位编写的都不好，主要是不系统，不全面，我准备自己整理一下，这样可以系统理解一下毛泽东教育思想。任何有希望的人，有知识的人，绝不是人家把所有的东西编好了送上来再学，而是自己从所读的东西中根据自己的分析、选择、要求自己整理。

上午还看了北京的一些小报。想回津了。现在的学习脱离本单位的斗批改，心中矛盾。

## 8月26日

上午去干校，遇到杨宝和、任学明、老牛、孙光、刘学军等。与杨谈了谈关于建立“红卫兵运动研究小组”一事。他同意，也有许多好的想法。对我那封信他又提了一点，要联系当前的天津形势。

中午我、杨、任去紫竹院游泳。

下午去找陈，遇见两个长春二总部的，辩论了会儿。我支持“长春公社”。

“八·二六”一周年，王小勇、廖晓淇、王德明回津参加会，未找到他们。

在东单抄了一份林彪8月16日在大军区会上的讲话，极深刻。

## 8月27日星期日

上午去女四中，四中老郝与另一人来了，主要与他们谈谈，可也没有谈出什么，让黄、焦引到去年八月的事上。

下午游泳。要抓紧时间游，这东西很练身体，也很舒服。

五时许去三舅新搬的家，遇到八姨与小保。决定明天去十三陵玩会儿。很矛盾，又想马上回津。

小民也要去津。

## 8月28日

上午游泳。趁机多游，晒晒太阳也好。

下午与小保去十三陵，当晚就住景陵。

## 8月29日

借两辆自行车，与小保去长陵——水库——碑楼——石人石马——定陵——七孔桥。

晚又去景陵，捉了十几个萤火虫。

在水库游泳，到湖心岛登峰。在七孔桥正有山水下来，形成瀑布，游玩一会，照了一卷相片。

## 8月30日

上午有小雨，去永陵、德陵（已残得厉害）。永陵全是石头的，修建工程甚好。

中午乘车回京城里。

中国的建筑反映出封建皇帝的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生活，极端腐化。也反映出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与伟大。

晚与王印梧去他家。

爸爸来信，说革命造反派要服从分配，要我作好思想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 8月31日

没大卡车回津，还要自己骑回去了。下午与黄静在长安街上照了几张《大批判专栏》的相，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有历史意义。



明天回津。来京已一个月，主要是学习，看了看形势。天津没有大批判，真没劲，不想离开北京，但已泡一个月，（图为北京长安街上的大字报）不回去不像话。

## 9月1日

下雨，没出去。

听说现北大大小会都在批聂元梓，他们称之为“老佛爷”。聂社会关系极复杂，全是黑帮，一年来她一直压制本校的造反派，没干过一件好事。现又听说那张大字报也不是她



起的稿。毛主席说：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不一定是马列主义的。陈伯达说：聂元梓是北京两大派的后台。这下聂可要垮台了。搬掉老佛爷，彻底闹革命。

下午乘 91 次快车回津。

明天就开始自己的工作。

鸭子、鸡都长得很大了。

## 9月2日

来校，“革造”在校门口搞了一个大批判专栏，还不错，转抄的多。

来校主要想搞大批判。

晚在一中开会，讨论开二代会的问题。开二代会下面革命派要联合，上面红代会成员要改组一下。把相形见绌者换出去。现在红代会的委员不能代表自己的组织，与本组织矛盾极大，只能代表自己，这还怎能领导全市，哪里还有权威，真是怪事。

晚搬到学校来住。

## 9月3日

现大批判只限于转抄北京的，很少有自己写的，与万张相联系的更是极少极少，可以说无。

要搞起来，准备让每一个支队都搞一个专题。大批判栏要有专题，就由各支队负责，这样可以发动群众。

我现很被动，不知怎样发动群众搞，又不好自己一个人去写批判文章。

## 9月4日

上午去南开女中。去十六中未找到李罗力。我现脑子空得很，想找各派人物谈谈。

我们这派已经被社会上各派公认为一种势力了，有人称之为“八一三”派，“第三势

力”等等。流言蜚语，各派不一，现在该是我们申明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时候了。可有的人不敢承认这一点，但它即已成为一种势力，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与斗争辩论几次，他后来也承认这种势力的存在，而且要掌权。当然不是说在红代会之外另立一个山头，而是进红代会内夺权。

但夺权是极艰苦的，阻力很大。今天上午的大会，“主义兵”就冲散了，没开成。这样预料到二代会必有一场恶斗，这样好，矛盾爆发，来一场大辩论，阵线也就明了，必有一派要垮台，这样旗帜鲜明。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如果红代会真被“主义兵”夺去，那倒能促使红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很可能还与“红革会”联合。事物无一不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就看自己的志度和主观能动作用了。

晚韩然到我家，送还几本书，又借走几本，她看了点西欧名著。

我现很怕涉及到与“红革会”的关系问题上，我没观点。

我的打算：主要精力搞大批判。大批判就如同一个大战役，必须有统一的战略部署，打人民战争。其次要有自己的东西，不能老是转抄人家的。搞万张调查，各支队搞专，。明确大批判的意义，不搞哗众取宠。其余时间处理一下对天津各派的一些问题。

## 9月5日

在家写《论第三派势力》。

## 9月6日

上午红代会在十六中开会，说是讲形势。任学明夸夸讲了一个多小时。大批判、拥军爱民，可就有一样，不提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对“反复辟”的斗争看作大方向，什么国民党……

下午接着开，开始光我们说，“主义兵”没敢动，可杨宝和与斗争干上了。斗说了些很不策略的话，被抓住，很被动。

9月7日

现对天津形势看法：

“河老八”派是保守势力必然分化，一部分极右要出去，大部分向第三派势力靠拢。“八二五”、“反复辟”也必然分化出一部分极“左”派，大部分也向第三派势力靠拢。

第三派势力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它必然会胜利。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反复辟”受压大，分化快。

9月8日

姚文元发表文章《批判陶铸的两本书》，很好。结合陶的其他材料研究一下。对刘邓的进攻更进一步了。上次又搞了一下王光美的桃园。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紧跟上。下一期一中“红旗”小报出一批陶专刊，准备一下。

晚李罗力来找我，我是上午约他来的，可我去看电影，没谈成。

9月9日

上午总部传达了昨天中央首长接见的传达报告，开了全体会，来了没一百个，并把工作也讲了一下。

贾廷雁把上海三位同学带来，杨永发、李国定、余小保等三人。我把他安排在总部里住了。

第六次接见，对“反复辟”的分化一定很快。中央也是对其实行分化，把一小撮坏人孤立起来。对强奸案、打砸抢要抓起来，枪毙几个，说天津驻军手太软。“大联筹”自己也出通知，不准再开车吹哨，带武器，破坏交通规定，违者严办。同时通缉林造反几个。这样坏人更孤立，教育群众。“大联筹”坏就坏在有这么一批坏蛋给捣乱，广大群众是好

的，也不允许敌人破坏。

解放军贴出大标语：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土匪、流氓。署名：天津驻军。这个力量很大。

晚妈妈回来。

注：大联筹——天津工人联合造反组织。

## 9月10日星期日

上午把所有材料整理好，准备搞大批判。

晚去学校，正遇廖晓淇，讲了北京情况，极是复杂。现中央态度极硬，必须按主席部署办事，搞大批判，搞拥军爱民，用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搞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主席讲，各派要联合起来，搞“五一六”兵团。北京派别斗争很厉害。这次把林杰、穆欣揪出，听说王力、关锋也有问题，《红旗》杂志被军管，《红旗》十二期社论有问题，《解放军报》总编赵易亚被三军冲报社时拉出辩论，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各大学具体情况不了解，这次主要是中央内部搞得。变动很大，不理解。现三军打得很准，我估计是代表中央的。总之，情况是在急剧地变化着，有一只黑手伸向中央，从“左”和右的方面进行干扰，这只黑手是谁？姚文元提出要辨别赫鲁晓夫式的两面派人物，实质上是对这黑手而言，而且中央也一再提到黑手问题。

廖晓淇态度有些转了，要搞大批判。

我也该考虑考虑问题了，怎样才能跟上中央部署？怎样才能搞起大批判？

## 9月11日

上午在一中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区分会召开，又全是娘子军。我们未参加游行。

戴学咸也回津。班上大批判开始搞起来。

研究了一下宣传工作，现宣传重点是：1. 斩断伸向中央的黑手，打倒“五一六”兵团。

2. 对陶铸展开大批判。3. 拥军爱民。

下午看了看报和中央“8·11”、“9·1”讲话，分析一下形势。写一篇给“红革会”的文章。我认为现中央部署可分三个：1. 大批判。2. 拥军爱民。3. 打倒派性、无政府主义，斩断伸向中央的黑手。

陆荣根真是个能想问题的人，去年就对陶铸批判，把大无畏与科学态度结合。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小将，要好好向他学习。姚文好多处是按他的写的，更提高一步。

## 9月12日

班上准备搞陶铸，我供给一些材料，一起搞。以后回班。

下午写完《与红革会商榷》。

晚回校住，印小报，直到12点。

上海人去京。

## 9月13日

廖说：中央对咱们够好的，够耐心的……过去是受黑手的影响……王小勇也说：“政法公社”肯定翻不了案。

下午整理了一下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黑话，对这个两面派有所了解。这个赫鲁晓夫变化多端，但千变万变，有一点是不变的，这就是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对毛主席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就是要抓住这一点，识别他。

晚看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很好，极深刻。

## 9月14日

上午去班，准备搞大批判，主要批陶铸文化大革命中从右、“左”两面干扰主席战略部署。搞不搞大批判，就靠自己自觉。大批判不能只是转抄些小道消息，哗众取宠，而要

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批深批透，要多思，一个一个问题批倒，要真动脑子，写出自己的东西。

回家路上遇到王新锦，他去警备区农场劳动已一个多月，以后可能转到正规军。王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没干什么，真可惜，现在走，有逃避的意思。

晚在校组织了联欢晚会，有节目。我看了一小点就回来，与刘坤谈了谈大批判及班上的问题。刘说朱凤翰自己挺能写，也想搞，他看了《人民日报》上两篇批生产力论的文章后说：“还不如我的呢。”他也看了许多参考书。

上午在班还与戴争论一番，我说他们受黑手操纵，他急了。我说改成受影响，他开始不承认，说你也那样，就你们一贯正确。我说受影响我承认，这是现实，你也应该承认，以后改了就行了。

晚与王小勇谈进红代会问题。他说要进。应把联合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他说进红代会问题按协议办。

晚杨、斗、王去找杨竹亭，我不想去，没去。

## 9月15日

上午七时十五校就来开会，讨论筹备“九一八”大会的呼吁书问题，在“政法公社”问题上打了整整一天。我们认为要点出砸烂“政法公社”的问题，呼吁书上也写了。但是“革命到底”、二十一中“红旗”，机校“八一八”等坚决反对，不让写出。否则不参加大会。他们说对中央指示现不理解，要有一个时间，据我们所调查的材料来看“政法公社”不是反动组织……。我们认为“政法公社”事件是两条路线问题，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胜利已经迫使敌人不得不采取狡猾、隐蔽的手段，他们不敢正面为万张翻案，就从侧面间接地进行。实际上为“政法公社”翻案，就是为万张翻案，这个纲是定死了的。正如陈伯达同志讲：“如果‘政法公社’翻案，那我就会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在会上，各种小资派性大暴露，互相争自己是造反派，互相打架，真跟抢股票一般，真太差劲了。

现在的问题是“政法公社”那段还要不要。不要，“红革会”很多组织不参加，不利

团结。但是这个大原则又要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很矛盾。现要好好想想怎么办，一会还要去劳二半开会，讨论此事。

会后，“革底”有一人头破，王如就说：你这是被“红旗”打的吧，我支持你们。现这一小撮混蛋又想破坏我两组织的关系。

晚上在劳二半开会，一上来“红革会”就同意点“政法公社”，只不要提反动、砸烂二字，后写为坚决执行陈伯达对天津指示，为“政法公社”翻案是错误的。真是自欺欺人！

会上王德明又提出以“红革会”的名义参加会的问题，被我们严正驳斥，后不得不宣布废除，宣布代表“红革会”的退出。一会儿十八中“八一八”又与罗恒争参加“九一八”大会的事，罗说去年你们就是没参加筹备，你们是“红旗”的外围，你把人指出来。十八中“小八”指不出来，后说我们参加大会了。罗说“河老八”、“八二五”也参加了。十八中“小八”没趣走了。这次会是胜利的，在争取中学红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上也斗争很激烈。

这真是一场政治交易，真没劲！主因在“红革会”，但是我们这边派性也很强，有些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对付“红革会”，而不是想通过大会达到大联合。

下一步怎么走？“红革会”恐怕要把“红革会”全部拉进去，我们也要把红代会的一些组织拉进去，但是注意，一定是革命造反派，不能为了争山头，就拼命拉人。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注：王德明——天津劳二半同学。

罗恒——天津十八中同学。

## 9月16日

晚去劳二半，又搞突然袭击，提出删去解放军在某些单位犯方向路线错误中“某些单位”几个字，结果辩论起来。我们一直坚持原来立场。他们无理取闹，说什么：“谁同意呼吁谁出去！”明明签了字，可翻脸不认账。最后我们推劳二半当好人，还是强行通过呼

吁。劳二半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原则是人数不满，而不是看呼吁是否符合中央精神、毛主席革命路线。真是怪事！

后由一中写给主席致敬电，会一直开到凌晨四时。会上各派打架。农机“九一八”与“八一八”，四十五中“公社”与“思想兵”……

我们推荐单位有十八中“八一八”、女四中“红旗”，可他们反咬一口，说我们无耻，搞派性。我们声明这点做错了，但绝不是搞派性，而是为了联合，否则我们就推荐红代会、“捍联”的，而不推荐“红革会”的了。

在这个政治舞台上，各色人的嘴脸都暴露出来！真有意思。

## 9月17日

下午与李罗力写出致敬电。当时我就说：还致什么电，会还不一定怎么开呢？

晚去劳二半开会。解决“红革会”参加大会问题，后决定只要签到就能进。

## 9月18日

上午去民园。大会没有开成，被“红革会”中的一些组织破坏。他们不听大会调度，撕毁协议，打出“红革会”大门旗，并把队伍拉到队伍前的跑道上。有些组织来了，根本没有大方向，而是把矛头对准驻军、五代会和所谓保守组织。最后大会不能进行。我、李罗力、杨宝和冲上主席台，我抢过话筒，李罗力代表我们几个学校提出强烈抗议。大会乱了，“红革会”都冲上主席台。我们几个学校把队伍拉到十六中礼堂，把整个情况讲明，这次大会实质上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被破坏的。责任完全在“红革会”中的一些组织，干出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

下午到一中，各校代表辩论。李罗力等等只是提出是派性斗争，我认为不是，是两条路线问题，是没有大同。大方向嘴上一致，而实际上并不是一致。

晚上又开会。这次会没开成，但坏事一定要变好事。会是一定要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这对全市革命派大联合有很大促进意义。

总之，政治、路线、方向上是胜利的，在五代会与“反复辟”三个根本观点问题上（五代会大方向、驻军大方向、“政法公社”）他们是放弃了原观点。任何事不可能一帆风顺！

“红革会”的做法，其中“红革会”许多组织对此也极不满，这必然更进一步使“红革会”内部分化，还是要团结其中造反派，与之联合，但联合是要斗争的。要促使“红革会”分化。

9月19日

上午会没开成。原定九时，我们都来了，但他们未到，我们就走了。十时他们来了，反说我们没诚心，反咬一口。

下午开得较顺利。我再一次申明，大会被破坏决不单单是派性问题，而主要的是下面一些单位和我们大方向不一致，矛头所指的不一，没能在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上求同。很多“红革会”的是与主席战略部署背道而驰的。

晚上研究工作，决定写一个《告全市人民书》和一个调查报告。

下午召集红代会的造反派开会，把情况讲了一讲，作好宣传工作，征求大家意见。

晚不开会，后碰头，主要是下去宣传大会的意义、目的，作舆论准备。

这次大会开好了，对全市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极深远的意义。这是五代会与“反复辟”两方面第一次坐下来开会，是符合中央对天津的指示的。不可能设想没挫折，一帆风顺，斗争必然会剧烈、复杂。“红革会”有一些看法，也不可能一下使他们转变过来，只要能按中央部署办事，就可以参加大会，对他们也是个教育。“九一八”那天，对“红革会”的教育着实不小。

9月20日

昨晚感冒，发烧，头痛欲裂，浑身发冷。下午去医院打了一针，见好。

收到力力来信，也收到黄静寄来的材料。

主席最近说：现在该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中央文革十七日把蒯、韩、谭、聂等尖锐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 9月21日

上午仍未去校。昨晚听北京新闻，已感到大联合迫在眉睫。

中午张作民找我，把我驮到学校。他讲了讲上午开会情况，双方都自我批评，可实质上还是攻击。五中“红野”讲：底下同学讲，李罗力在万晓塘死后还哭呢。我就说，他哭就哭吧，不要讲了，不利团结。把李罗力搞得够呛。

下午开会我去，还比较不错。他们也承认大会被破坏是由于极“左”思潮。但不同意一起发声明，说谁愿意自己可联合发声明，可以批这极“左”思潮。总之，他们又承认了。

今天，南大“八一八”与“卫东”联合，上街游行。听说陈伯达指示要无条件联合，代表5比1出。六四一厂“大联合”和“卫东”也联合，真快！现在大批判、大联合是当务之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跟不上就要倒楣。经过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一般组织的分歧已不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了，没有理由不联合。“革命到底”出了不少大标语：“红旗”和“革命到底”为什么不联合！必须联合！这个问题必须马上提到日程上来。联合后才能更好地搞大批判。我就要“告老”还家，当一个小小老百姓，好好搞批判，不再当官了。

晚，市委常委、校负责人在联指开会，我因病未好，不能去了。

今下午李罗力比较右，同意不出《告全市人民书》，同意把地点改在劳二半。因昨晚的会我没参加，全然不知。这一下潘红丽急了，把责任推给我，说只要有我参加，就坏事。把我骂了一顿。这回还好，没哭。前两次都哭了，真是小孩脾气。

注：潘红丽——天津十六中女同学。

9月22日

大联合之势来得真猛，出乎人的意料，整个天津就像炸开了锅，人人奔走相告，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校联合了没有？”大联合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狂啸地向前飞进。

毛主席有最高的威信，原来两边誓不两立，见面就打，死人很多，可主席一句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不联合也得联合，不理解也得联合。全国马上行动，一夜之间，几十、几百个组织都联合了。

革命的大联合万岁！

上午“红旗”全体人员开会（其他组织也开会）讨论了形势，人人脸上笑哈哈，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二办自己宣布解散，受总部领导）我觉得提出大联合的背景主要是：1. 经过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刘邓陶、万张、韦黄被揪出，一些保守派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杀了回马枪。我们已经有了共同的敌人，有了大同。2. 前一段有极“左”的思潮破坏干扰，可中央“8·11”“9·1”“9·5”讲话及社论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中央七次接见，对天津有很多具体指示，产生巨大威力。五代会与“反复辟”也有了统一到革命路线上来的基础。3. 现与三月份不同，对资反路线进行了很有力的批判。形势真是太好了！好极了！！这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又一伟大胜利。

下午先去劳二半开会，又回学校，讨论联合事。最后决定：“红旗”、“到底”各出三人，“革造”、“东方红”、“教师联络站”、“七一”各出二人。我们实际上出二人，斗争和刘宝森去。这种半斤八两是不行的。以后建立革命委员会时，每一个人都要交广大群众审查，一定要有权威、革命性和代表性。解放军也是这个意思，说以后建立革委会时一定以左派为核心。现解放军立场很鲜明地支持我们。

我准备以后不出头了，回班搞大批判。多看些书、材料、写些文章、想些问题。“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样一大联合，“红革会”、“捍联”就完蛋了，都算红代会的了。下午就派人去“捍联”，马上叫解散，宣布完成了历史使命，否则，我们就撤出。

现“革造”与“到底”关系不错，“主义兵”老想借“到底”压“红旗”，这对我们到没什么，如这样干下去，那到底是会要垮台的。一个极左，一个极右，他们表面上很好，实质上是一样的，形“左”实右，是双胞胎。到底里大部分的人也主要是“主义兵”，是有血肉联系的。

虽大联合了，但是斗争还会有反复，准备更加复杂剧烈的斗争！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下午中央接见红代会与“红革会”代表，听鞠卫东讲，要二者联合。

## 9月23日

上午“大联合”去俱乐部报喜。

“红旗”出三人，为斗争、刘宝森，把我也加上。我不想去，下午开会就没去。

听潘红丽讲：北航陆宝友说现在中央是让大联合，把人都安下来，不要再由于派性打内仗。之后，马上建立领导机构，这时中央要出一系列指示、社论，体现以左派为核心，选出真正有代表性、权威的人。如双方都抱住小山头不放，互相攻击，根本谈不上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派性极大地破坏着大批判，用党性克服派性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中央策略是很高明的，有时是不能一下理解的。前途是美好的。真正的核心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不是争来的，争实际上最蠢最蠢！最后也当不上核心，要相信群众。

中午王小勇跟我说：“看来这次文化大革命就到这了！中央不让搞了。”之后拉了一些人上街，一看就知有情绪，大联合有他，他不去开会。这种思潮是错误的，消极的，对大批判的意义认识不清。他这人很好，造反精神强，应当引到正轨上来。他们一下子转不过来是情有可原的，过几天看看形势就会好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中午黄静与另一人来。午后贾也来，我问他你多会儿回校。他说十一以后再说。下午李毅新对我说贾对“红一纵”看法仍保留……

“到底”郝胖子说，教工“七一”有五对结婚，强占一些教师的房子，还打人，真他妈的混蛋！一件好事都没干过。

### 9月24日星期日

上午修鸡窝，浑身出汗。

下午去学校，没人。去十六中，李、陈等在研究工作。狗子去一中“到底”，研究发言稿。我对明天的会兴趣不大了。开是一定要开好的。

现在的问题，是考虑如何把大批判搞起来，这是关键，否则学校会一人没有。

如搞大批判必须坐下来好好想想问题，仔细推敲，要准确。主席看了北外“红旗”编印的陈毅材料后，提了八个字“材料不黑，性情直爽”。

### 9月25日

上午在民园召开大会，张淮三、路达、宋景毅、王诚熙、李中恒被揪斗。大约有两万人，开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会中刘政来了，还与我握手。我上大会主席团。

下午去日报社研究报道问题。这次主要是突出革命小将大联合、大批判，以“九一八”为背景。劳二半把所有材料拿走，不给，问时他说：“秘书处管什么用，我们代管。”我写了三篇，没材料，没法写。晚劳二半又来，说要如实报道。我们问如何如实法，他说：“主要突出大联合对全市的影响。王德明的讲话概括了全部大会的意义……”一句话，就是要把劳二半上报，突出他自己。（我们已决定都不点名）大会是在大联合的东风中召开的，已有171所中学大联合，如“九一八”开，那还有很大意义，现已联合，意义也就没那么大了。主要是大批判，用大批判巩固大联合，大联合是手段，大批判、斗批改才是目

的。最后我走，不想管了，爱怎样报道就怎样报道。

潘红丽把我写的三首词抄走。

## 9月26日

上午回班，以后还是回班搞。廖今去北京。

下午去“革造”开会，研究宣传工作。我负责小报，不想干。

杨宝和回来，传达八次接见情况。

周总理说：放假搞革命二年，现已一年四个月，还有八个月。这八个月怎样度过，自己要好好思考，准备在哪方面立新功。

这些天，私心很重，冲昏头脑。主要是想写出一些高水平的文章，想出这个风头。结果总是写不出来，目的不纯嘛。另外也太狂了，什么也看不起，可自己又干不上来。

主席提出四个字：斗私批修。

## 9月27日

上午回班。之后回家写《一中风雷》发刊词。

下午去校与斗争、赵胜利等聊了会儿。之后去十六中，与李罗力海阔天空山南海北地谈了两个钟头。大联合后，大批判抓不起来，人会马上走的，现在已有这个苗头。大批判确实是个关键。现有些感到夺权容易，掌好权，用好权很难。这里有个个人的世界观改造得怎样的问题。

## 9月28日

班上准备国庆出一大批判专栏，正在准备。班上还是有希望的。

下午大联合领导小组开会，研究国庆的活动安排。明组织一场电影。

五时许我与刘宝森去“音小八”，遇到小学同学陈祥义、缪裴慈等人，要他们出节目，

明天演。他说出不来。让我明晚去他那看节目，我答应可能去。这帮人我看是够修的，底下战士反映，演出的也很“弱”。听陈说贾倒常来。我这是第一次来，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来。

晚回校，听说王茹和“革命到底”的一帮“主义兵”二十来人将王东志打了。又扬言杨宝和已被打，王东志也被打过，就王端阳还没打……真是何其猖狂！

这帮人为什么对“红旗”如此刻骨仇恨呢？只要解剖一下这些混蛋的丑恶灵魂就可以很明白了。

这一小撮人靠什么吃饭呢？就靠反动血统论吃饭，靠“特权”吃饭。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打翻了他们的饭碗，摧垮了反动路线，反动血统论，并且揪出了黑司令刘少奇、邓小平及天津代理人万张。这一小撮“血统高贵”者的黄粱美梦破灭了，他们怎能不暴跳如雷，怎能不打人骂人以泄私愤，怎能不痛苦呢？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反动的世界观、坚持反动的血统论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捣乱，但是历史将会再次嘲弄这批蠢驴！

“红旗”对资反路线、反动血统论进行了无情打击。因此有一小撮顽固分子对“红旗”恨得要命，一见面，就能听见格格格的咬牙声。

如今，斗争又转入大联合、大批判，这一小撮混蛋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他们总是企图破坏大联合、大批判，当他们的阴谋一个个破灭后，又采取了挑拨“红旗”与“革命到底”的关系的卑鄙手段。这一点必须引起十分注意。

“红旗”和“到底”是有着战斗友谊的，“到底”已发声明，自我批评，也强调这点，谁要是不信，就请碰碰来吧！

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点：“到底”批血统论很不彻底，以后又收了大量的“主义兵”，也没有进行好教育，至今有相当一部分人仍坚持血统论。因此，那一小撮混蛋就利用这一点，拉“到底”打“红旗”。其目的就是为资反路线翻案，为反动血统论翻案，恢复自己的特权，这实质上是一股复辟的逆流，必须给予迎头痛击！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思想、理论上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并且已经掌了权。一小撮“联动”分子必定要失败的，尽管可能打我们的人，甚至杀了我，但我们也是胜利的！

江青同志讲：如果有人打我，我也是要自卫的。我也如此，严阵以待，有来犯者，必有好打，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打王东志一事，真把我气得可以，下次来吧，“红旗”不是好惹的。

潘红丽说给我弄到一些票，可是大家的事没办完，自己去看心里很不舒服。

风展红旗如画！

## 9月29日

上午就“到底”一事写了个声明，给斗争。

下午去十六中，晚去体育馆看节目，没什么，都没看完就走了。

明天有259来演电影，片子基本联系好了，《伟大的转折》和《扑不灭的火焰》

## 9月30日

上午去十六中看电影。下午在校穷遛。两次去十六中取票。下午李小兵回校，上午才从沈阳回来。给一中“大联合”送一张国庆观礼票。

《伟大的转折》描写十月革命情况，主要是被驱赶到战场上的士兵生活。我真想到战场上去渡过自己的一生。在革命大风暴中才能培养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文汇报》社论：《批修斗私》，看了有启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东西，而不是单单罢一些人的官，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也就是人的世界观的问题，否则打倒一批，又上来一批走资派。主席这个指示还理解得很不深刻，但是这个指示很深刻，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义是一个高度的概括，理解好，对今后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晚去天大南大。



中午把鸭子给宰了。

## 10月1日国庆节

“东风万里扫残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一场狂风暴雨，严重地摧毁着几百年来各种剥削阶级的思想，特别是产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革命的形势好得很，而且越来越好，每一个革命者无不拍手称快！

就在这浩荡万里的东风中，我们以极大的喜悦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十八年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中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今天，心中激荡着说不出的话，千言万语汇成一句：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您忠实的红小兵向您保证，在今后的大批判中一定立新功！

今天，我又想起去年的今天，那天我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我第一次见到了您——我们的红司令。在那一个个险风恶浪面前，是您老人家给我们撑腰，在那乌云密布的时刻，是您给了我们胜利的信心。我要一辈子跟您走，您指到哪里就打到那里！夜深了！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这就是：我们要见毛主席！

下午看了鲁迅《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意极深，很多地方不懂，但觉很好，对当时社会分析得很深刻，并一次又一次高呼中国要革命！决不能再当奴隶了。必须再读几遍。

想作一首《卜算子》纪念国庆，推敲半天，都没劲，表达不出感情来。只有两句：

东风燃起燎原火，

江山更红丽。

10月2日

上午来校，看《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写得很好，有力量。处处击中考茨基要害。下午看了《左派幼稚病》第四章，击中小资产阶级要害，想就此发挥点东西。现学校大部分人不来校，成天逍遥，否则就是用小资感情去分析形势，不是极左，就是极右，要引入正轨。

晚去十六中看电影《南征北战》。散后遇潘红丽，她说“八一三”演《激战前夜》，我正没看过，后悔矣。

10月3日

林彪同志国庆讲话极其深刻，提出今后的方向。概括起来就是主席说的四个字：斗私批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全校师生去进行，如何把主席的指示变成实际行动。问题不简单啊！

小资性实是可恶。现很有一批人不看书，不读报，不想问题，不写批判文章，成天逍遥，或者看看，也只是为了猎奇，寻求刺激，甚至把社论、林彪、主席最近指示也当一般新闻看，真是一副小市侩的嘴脸，他们的灵魂是何等丑恶啊！

街上走一走，大批判栏是不少，但是有些太不像话了，尽是一些漫画、黄色东西，下流低级，庸俗不堪，没有一点水平。现多么需要亿万张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批判刘邓修正主义的大字报啊！多么需要有几篇高水平的文章啊！

中午与潘去骨科医院、儿童医院联系《收租院》，没联系上。潘给我一张票，晚去看，没劲，就与李小兵、大旗杆等去天大，我与常、尚爬到礼堂顶上看。苏联电影《政治委员》，农场主席纯粹是一个政治女流氓。

潘说：“从我嘴里没听到过对一件满意的事。”此话前几天就谈过。确实如此！为什么???

10月4日

上午，几个人碰头讨论了一下形势，决定成立学习班，抓骨干分子的学习。

下午领导小组开会，也是研究这个问题，抓几个班作典型，有我们班。同时还建议成立一个办公室，抓具体工作。

江青同志传达主席最新指示说：“要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是一个警钟。把主席最新的一系列对学生的指示联系起来看，是很发人深思的。目前，学生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革命性”在作怪。主席对大联合的讲话：对工人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对学生是在革命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学生属于哪个阶级？今天可能属于无产阶级，明天就可能跑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他是动摇不定的，时左时右的。他对文化大革命总是用小资产阶级“时髦”的眼光看，总是机会主义的，这是极大的障碍，正如主席所说：要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建立学习班，不同于平常的天天读，有一个集训的意思，一定要有一个中心问题，集中力量去解决，集中学习一些文件，达到一个目的。目前我看就是要解决一下小资思想，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四章。

这次林彪同志讲，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过去是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这是林彪同志把它更具体化、形象化、深刻化了。这是一致的。两条道路斗争实质是就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这种世界观决定走什么道路。世界观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别人的。斗私，就是要斗自己头脑中的资世界观，批修，就是批别人的，也就是以党内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世界观以及由这种世界观所决定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二者有联系的，就其本质是一致的。世界观决定一个人的一切。最近毛主席讲：党内走资派，大部分都不是自觉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有些人虽然主观上还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他一定要顽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应该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提高到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对从政治、思想、理论上进行大批判有正确、

深刻的认识。

贾廷雁回班搞，早该如此了。

10月5日

上午回班。戴学咸要组织班上学习，我一上来就把小资狂热性批了一顿。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就是麻木不仁，一点革命责任感、革命干劲也没有。我真想刺一刺一些人的僵硬的思想。准备分成几个组学习，廖晓淇也回班。

遇贾，谈了谈，很有意思。他主要说现在只要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行了，过去都不是用主席思想看问题，现要坐在一起学习学习就行了。我问是不是半斤八两。他说就是半斤八两，不要唯我独左，以为自己就是革命路线。再过五年八年才可看出一个人是否真革命。我把我对小资、两条路线问题的看法谈了谈。1. 学生联合必须有革命原则，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一些人看来没必要谈这个，只要“大批判”就行。我说站在小资立场上，甚至还坚持反动血统论、资反路线，就根本不可能大批判，也绝对批不出东西来。2. 学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看不见工农的力量就等于在政治上是一个瞎子。十几年的教育，使修正主义毒素进入人的血液中，必须改造世界观。这是最根本的。3. 一个人过去有很多问题、缺点和错误，但只要他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能在斗争中逐步克服，因为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为深刻、生动的大课堂、大熔炉。那些所谓私心杂念少的人，根本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真看不出他的“公”字在哪里。4. 我这个人就是好斗，是个刺头，不怕得罪人。只要谁干得不对，我就要批，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已经有了官，但绝不怕丢官，不是为了做官才革命，而是为了革命当个小小老百姓，或当“官”。想用“不要以我独左”来压我是不行的，只要我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就要批判，如果错了，经过辩论，我认识了就改，如果驳不倒我，我是一直要坚持到底的。贾说应考虑一下人们为什么骂你。我说我考虑过，可没有一些事实，或提出一件具体的事来，没有一个人当面与我辩论或以其他形式正式提出来，

我是欢迎他们来的。他们绝不是骂的我个人，如是个人那好解决，而是对“红旗”的恨，这恨从何来你不会不清楚的。我绝不会因为有人骂就停止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活动。我要学习鲁迅的精神，只要认为自己对，就一直干下去，绝不在中途止，要有硬骨头，“不挨骂长不大”。5、不能因为个人利益，而拿原则做交易。

现真想有时间好好学习一下了。我是不习惯与班上一起学的，只想自己一个人学习，想想问题。

“河老八”突变，一反平常“保”态，居然也造起反来了。贴出大字报、大标语，炮轰解学恭、朱彪、肖思明等人，要他们去河大看大字报，听取意见。主要原因是（照他们大字报所述）解学恭破坏主席在天津的战略部署，对“反复僻”和“大联筹”太好了，而甩掉“河老八”。过去对我们哄、拉、骗、利用，现又压、打。并揭出前一阵二、三、四月份的一些东西，看出支左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们说解、肖是两面三刀。极左极右是一回事，这也就必然的了。总之出现这种事是好事，把矛盾暴露了，是有利的。估计有后台。张作民晚来，说他估计是胡昭衡。

有些话说出来，他们不理解，反而嘲笑。我是把话讲到了前头，我也不强加于你，以后历史会作最公平的答复。要学习主席的伟大胸怀。好多事一时是不可能让他通的，只能让事实来教育他。

我觉得，现在主要任务就是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否则，就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10月6日

班上有些动了，但我不知干什么好。现在搞斗批改行吗？我以为不行，必须先建立起三结合，把人拉回学校，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我现思想负担是很大的。王维正说不如像运动初期，写一些像“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到处发。这确实不错，我以为是正路，并且向往。但是工作怎么办呢？一个人批判容易，如何调动广大群众呢？

我脑子中极乱，没有一个成熟的看法。我以为现关键有三：1. 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

会，大胆使用权力，领导搞大批判。小资本来就涣散，无组织纪律，再没领导是不行的。2. 克服小资思想，这是关键，如主席所述。必须掌握思想教育。全校一千七八百人，来校的零头都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必须提高革命责任感。3. 必须大学习，成立学习班，组织各班头头学。建议红代会召集各校第一、二、三把手集中学习。

要自信，走自己的路。我是“有意苦争春，一任群芳骂。”学习鲁迅的风格。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决不随波逐流。正如鲁迅所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身体日感要垮，来一阵凉风，鼻子就酸，流涕，就要感冒，抵抗力实在是小极了。我深感要锻炼一下了，要下决心，苦苦地练。否则我的意志就会被身体破坏，达不到自己所要到的目的，在中途倒下。现从内心感到练身体的意义。

## 10月7日

小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涣散，动摇不定，没有无产阶级钢铁般的组织纪律，不要权威。而现在领导小组就要加强这个权威，就要大胆使用这个权，大胆干，革命无疑是最有权威的，不领导广大同学搞大批判、斗批改不行，就要领导，这就是革命。现在的权威用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现私心杂念很多，总是考虑个人。总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螺丝钉。一掌权，私心杂念就来了，不如受压时革命性那样强。还有一个就是毕业分配问题，不想去农村待一辈子，到那也就是成天干活，报纸看不到，消息听不到，文化大革命搞得也不如城市、工厂。倒不是因为艰苦，我很想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想去部队。

## 10月8日

上午本来要开各校串联会，因未通知到，只十九中“革造”来了，没有开成。改在星

期二下午再开。

之后与狗子、斗争去十六中，估计他们也要出大字报，炮轰解学恭、肖思明，可惜没看到。之后又去“河老八”，大字报极端的自相矛盾，还遇到一个“河小八”的，我说“极左和极右是一根线上的两个蚂蚱，是一回事，秋天到了，当然要跳了，但没有几天跳头了。拉线的还不知道是谁呢？”她说：“走着瞧吧！”当然要瞧，但是已经八个月了，从现在就可以估计到将来，任何事物是不会违背自己的轨道前进的。

狗子说现“八二五”、“河老八”都不轰胡昭衡，是怪事，他怀疑胡是这两个的后台。目前我没有材料，但是有些现象很可疑，要调查，天津情况有些反常。我对胡就没好看法，这个人还不知是人是鬼。

有时想写什么可就写不出来，不想写时倒有东西。认识不上去，自然写不出来。

妈妈、庆友、小燕回津。

## 10月9日

我们那队，我建议先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编一本较好的毛泽东论教育的语录。这样可以较全面、系统地学习领会，脑子里有了武器才好去批判。

上午与贾聊了会儿，还好，与前不同。

下午领导小组开会，谈了一下思想。普遍都不想干。我说：我想干，就不想在这干，想回班自己学习，想一些问题。有一个活思想：现在出风头当官没什么用，世界观不改造早晚得垮台，那么多走资派不都下台被斗吗？于是就看破“红尘”，回家修养。这里有对的，也有错的，认识到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根本的改变是对的，但是这种改造是从个人的某种私字出反就不对了，有一些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味道。

晚总部开会。准备出一个对形势的看法和建议。要相信中央一系列社论在广大同学中的反映、作用。

10月10日

下午在一中开串联会，十六中、十八中、二十一中、女六中等十个学校，谈了不少，介绍各校情况，看来“红革会”一些学校对大联合确实没有诚意，还受极左的思潮的影响，破坏大联合。我们学校还算是最好的，就是人来的太少了。关于学校运动障碍问题，与我看法不太一样，我还是认为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潮在作怪。

上午，各已搞的班开串联会，我把我们想法谈了谈。会开得还不错，都要求以后像这样的会多开。

杨宝和来信，讲了一些问题。

晚总部开会，检查私字。开始斗、刘认为斗私主要是“世界观”，对客观世界看法，对群众……不是一些“小私”……我说不是这样，《解放军报》讲得清楚：要斗私有观念，

斗自私自利。也就是人生观问题。人生观不解决，世界观就不可能解决。只要真正为人民服务，虽能力不大，就能成为主席所说的那几种“高尚的人……”。所以私字主要是解决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后他们也同意了。我们是在讨论问题，各抒己见。最后一致同意斗私，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有些人对《老三篇》不学不看，认为没什么，就在这里。

10月11日

上午去体育场，公审反革命分子。枪毙四人。对地富反坏右只有坚决镇压。这种人好办，一枪毙就完事，可刘少奇就不同了，枪毙了一点用也没有，只有从政治、思想、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决不能低估刘少奇在人民中散布的毒素，他的反革命作用。

下午去十六中，之后把画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寄给田力力。

10月12日

上午讨论，又决定搞黄健的材料、大事记。

下午开会。我的意见主要搞学习班，这是中心问题，学习班以破小资思想、立为人民



服务思想、增强革命干劲和革命意志为主。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最根本的，当然也不可能一下解决，必须在大批判中彻底改造，但不学也不行，目前是尽量解决一些，把人召回来。只要有了人，什么事情就都好办了。

听说下星期在我校搞学习班，和平区四师搞的，有五六百人，吃住都在一起，这对学校必定起一定促进、激发作用。

杨宝和回来。

想法把报纸、宣传搞起来。

## 10月13日

上午组织同学学习社论，主席最新视查时的指示，讨论了一下怎么搞。大家同意每天上午来，成立学习班，主要学习《老三篇》、主席指示、社论、破私立公。之后再搞黄健材料。先由王仰明、余征瑞把所有材料看了，有一个总的概念，再去分配工作，其余则先学习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记。

搞革命有两条轨道，一条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轨道，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轨道。前者之可以说是革命轨道，就因为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是革命的。如列宁所说有着疯狂的革命性，也如列宁所说，他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取得最主要的胜利，到了一定时期，他个人的私欲达到时，自己不再受压，自身解放后，就转为不革命或反革命了。所以这条轨道不能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他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党的同路人。而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斗私批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全人类，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用私有观念去看世界，看阶级斗争，是绝对不可能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的。

## 10月15日

昨天请来北京中学红代会演出队，演出大型歌舞《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这帮人

真是少爷，李罗力、吕国强等一直为此事一夜未睡。车少，光拉道具，让他们走来，就是不走，后来才走来。吃饭必须大米干饭，不要窝头，要有汤，菜不能咸了……

上午没看他们演出，去看电影《中阿友谊万岁》，很好。

晚去看北京中学红代会演出，不行，有几件事：1. 没有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以后造反都是按照这个进行的。2. 破四旧那场，砸扬威路那场，没有气氛，当时我也参加过。3. 上海轰市委主要是“九·四”事件，更没一点气氛，也没事。4. 没有上海“一月风暴”。总之，两条路线斗争没有突出出来。

天津中学的材料是极其丰富的，有“六·二一”、“八·二六”、“九·一八”、砸教堂、大串联，应该编写一个。主席也说团结、活泼不足，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创作。我想搞，但又怕没有时间去搞。先找我们四个学校写出一个初稿，以后再改就好办了。

体质太差了，练也练不好。

## 10月16日

领导小组又决定去劳动，我未表态。去也可以，我马上就走。不知群众如何。我真感一个人苦思苦想之苦，想从事体力劳动了。

心中有一种不好受的滋味，不知为什么？我对集训总有些怀疑，本定明天开始，可现在什么事我都不知，地点就换了八百次。

## 10月17日

上午领导小组开会，讨论三个问题：1. 决定参加学习班的人。2. 办公室人员安排。3. 劳动一事。对劳动我兴趣不大，我们班也是这样，大批判已经初步搞了起来，如单纯去劳动没意义，现应用学习班的方式去组织群众。最后还是决定去劳动。分配我去学习班。班上刘坤不去。

我要写的那篇文章老是懒得写，至今未出来，要有毅力，其实时间有，下午还打了很

长时间扑克，就是不太想干，这本身就是小资思想。现深感自己私心杂念真是太多了，不认真改，势必有一天要彻底完蛋。

北京中学学习班第一批已完，有 1700 多人，而天津的至今还没有办起来，而且出尔反尔，至今才定明早九时集合。

## 10 月 18 日

上午去成都道小学，准备在这里集训。

下午在医大礼堂开动员会，四师团长、政委、杨竹亭都讲了话。

晚看电视《槐树庄》，改得很好。

## 10 月 19 日

上午开始学习，一小时读《老三篇》，之后讨论了计划。

下午讨论形势。

晚领导小组开会，学校形势变化很快。中央 14 日、17 日指示一下，全校震动极大，回校人渐多，也都抢桌子、橙子，这是好现象。关键现是如何领导。讨论出一个方案来，公布后让全校同学提意见、批评。

我提出可以我们班为点，先成立领导小组，统一红卫兵，之后马上宣传，引起连锁反应，年级再可以成立年级的革委会。几天未回校，情况不了解，不知成熟否。

## 10 月 20 日

上午回班，先组织学习了陈伯达 10 月 10 日讲话和中央 14、17 日通知。之后征求群众意见，成立红卫兵高三 6 支部，领导我校文化大革命，不选举，推举出五人：廖晓淇、朱凤翰、刘坤、吴云、王以直。昨天开复课闹革命的誓师会。

下午学习班讨论形势。开始一个小时没人讲，后来很活跃。一至的看法是：1.毛泽东

思想的权威树立起来。2.同学思想很活跃，发动起来，但没组织起来。

晚看电影《伟大的战士》，描写十五世纪民族英雄斯堪德培。山鹰之国就是从那里来的。大丈夫战死在疆场上，是何等英雄、光荣啊！比一潭春水好得多。

### 10月21日

上午开了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成立了红卫兵支部。打了全校的第一炮。

下午去教师联络站，“七一”开的协商会。他们之间矛盾很大，就是不摆出来。矛盾不爆发，无法解决。

### 10月22日

上午根据刘坤写的报道重新写了一遍。回校，交给赵胜利。今把小报出来，名为《新一中》。

### 10月24日

上午去八一礼堂听北京女七中报告。现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我也是这样），复课闹革命的学校有三种：1.女生校或女生班。2.初中校。3.边远户。从运动以来就没有怎么受社会干扰。我校正与之相反。我们班又是毕业班，搞好了是有影响的。张式钟昨天告诉我，解放军让总结一下经验，给日报。我看现不是总结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为了个经验闭门去写，而要根据实际情况总结，是什么就是什么，特别要提出问题、缺点来。

晚开会，决定立即复课。我的看法，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复业务课，我也不准备这样。这一个星期主要办学习班，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抓学习主席最新指示的学习，讨论高三年级复课的方案。

### 10月25日

上午学习班讨论干部、复课闹革命的问题。

下午领导小组召集各班开串联会，讨论立即复课问题，会开的不错。吕英主持会议。晚在团部开会，研究具体的复课计划，定出决议。之后，留下吕英、张式钟起草，我帮助写了前头一部分，直到夜里一时许。

有几件事弄得心里很不痛快，可能是看问题的方法不对，把一些人看得太黑暗了。就是对红一纵那帮人。下午胡大广来校，在谈起北京老兵受压时，他大发感慨：“过去就是没错，杀什么回马枪，就是不杀，有点错改了就行了，要压就是不行。”这人真是不要脸！一年文化大革命究竟干了什么好事！！一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认识问题，而且绝大多数也改正了。可一部分人腐朽没落，道德败坏，抢偷国家财物以肥自己，这种人真是可恶之极了，哪里有一点要革命的气味呢？！哎，屎壳郎、臭大姐也绝不会因为自己臭而不活在世上！

北京一些老兵是很好的，首先他们感到自己错了，他们很惭愧，觉得对不起毛主席，要好好干。对自己的过去很恨。前几天北大附李小波等来津，去二中与张铁成谈着话，这时进来一个人对张说，中央下指示，咱们要研究一下如何执行，后就去开会。李说：“看人家多带劲，朝气蓬勃！”很感慨。看我在学习班，领导小组也很紧张，他们也很感慨。他们都骂彭小蒙，说她没落、败坏。

## 10月26日

上午开会，学习班结束。政委讲话，说因经验不足，形势发展很快，没组织好学习，但广大同学自己根据学校情况定学习计划，自己教育自己很使人感动……（总结很多）

晚听吴云说，同学有意见，班核心要选举，要定下来。可我认为没什么必要，核心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不是选出来的。如要选也可以，没什么，条件比较成熟，大家又都有一定的了解，在基层可以选举。

解放军又回来一批，崔红岭也回来，现在是12人了。

明天就可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

晚颂英回津。

## 10月27日

上午各组协商出核心，五人，有刘坤、戴学咸、廖晓淇、王端阳、吴云，仅吴云我们组选的是朱凤翰。问题不大，后就同意吴云。之后研究了复课的方案。

下午领导小组开会，见记录。

中午看到高二5班“争朝夕”的大字报，说临时领导小组不要自封核心，你们只能代表六个组织，不能代表其他广大学生……。与我看法不同，有很多活思想。运动以来，一直是这几个组织搞，可以说，这几个组织构成了我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总和的大方向（有对的，有不对的，矛盾斗争统一）就是我校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怎么不能代表我校广大革命师生的要求呢？难道逍遥派、顽固派倒能代表了吗？而且这就叫在斗争中形成核心，不是人选的。难道在斗争中敢于起来组织、领导同学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叫做自封核心吗？他们的理解，好像是只有什么事不去做，不去发动组织群众就叫不以为核心。而核心要靠上帝赐给的。我在这问题上也是有私心的，干了半天，结果让人家骂，还不如不出头，回班自己好好搞。

## 10月28日

上午高三年级复课闹革命办公室开第一次会，把班情况讲了讲，问题很大，主要是私字作怪。使自己思想波动很大。（见纪录）

下午研究报纸问题。和戴、高金玉聊了有一个多小时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情况。

崔红岭送我一个帽徽。

## 10月29日

昨朱把发言稿写出，我又改了一下。

晚潘红丽忽找我，说晚十六中有北京钢院演出的歌舞，问我去否。十六中明天也开始复课。

昨郭桓全老师讲了一个活思想，教师怕挨批，不敢讲课。有这种想法的人 1. 私字当头，不是为了教改，为了革命而讲，讲错了批判的是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而不是你个人，怕什么？为了批判旧的就敢于讲，人家批了，对自己也好处。2. 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上把自己放在挨批的地位，而不是放在革命的地位，和学生一起批判旧东西的地位。这是一种消极的思想，是一种不想改革的思想，一种怕触及自己旧灵魂的思想。要革命的教师一定要到群众中来，只有在教育革命的实践中才能改进师生关系，同学也是热烈欢迎的。

## 10月30日

上午一去校，就去布置会场。上午召开了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全校来了有一千几百人，开会的也有七、八百，但很乱，效果不好。我们班也没发言，他们说写得太高了，我们班现在还不是这样。实际上总结总是提出方向，比原来要高，并准备这么去干，并不一定已经作好了。

下午领导小组又开会。胡大纯说反动路线根本就没有批倒，照他说法，好像根本没批。与我看法对立，反动路线已经基本批倒，但在某些班余毒还不少，主要是肃清流毒的问题。吕英也是这个意思，我没听，没开完会就去操场打篮球，出了一身汗。明七时去校长跑，以后要基本上保证出两次大汗。

晚看昨天《人民日报》，批肖洛霍夫。有一解放军的短文“葛利高里的马刀和肖洛霍夫的笔”，写得很生动、深刻，这是动了脑子的，仔细推敲过的。把枪杆子、笔杆子的关系写出来。

有必要定一个作息时间：

6：30——7：00 起床、洗脸、听新闻

7: 00——7: 30	吃饭、去校
7: 30——8: 00	长跑、运动、锻炼
8: 00——11: 20	学校作息时间
11: 20——12: 00	
12: 00——2: 00	吃饭、休息
2: 00——3: 50	学校复课
4: 00——6: 00	运动、打篮球、看书
7: 00——9: 00	比较闲散，看书、听广播、写大字、看诗、看报、写文章
9: 30——6: 30	睡觉

## 10月31日

天天读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主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只要还在世上活一天，就得考虑这个问题。

是不是真能为人民服务呢？这个并不决定你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你的世界观，你的根本立场。如果灵魂深处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那就不能为工农所接受、欢迎。

从我自己说来，在口头上、主观上也是想为工农兵服务的。但是我所爱的是小资产阶级风味、情调、感情。于是就在知识分子找朋友，觉得跟他们谈话就很投机、狂热，觉得学生知识渊博，而工农就什么也不懂、落后、愚昧。有这种感情又怎能为工农服务呢，工农兵又怎能买你的账呢？！要想成为有出息的人，有希望的人，必须首先同广大工农兵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感情。

今天第一天复课，闲聊的时间多。现学校极缺乏浓厚的政治空气。

## 11月1日



一个月又过去了。秋风吹我胡须长。

秋风一天凉比一天，学校刚热，又要冷下去。领导小组拿不出办法，自己的思想问题就无法解决。一无事干，心中就空虚，也就想起分配。前两天还批别人，现在自己也这样了。高三究竟怎样复课，中央也没有具体指示，不知如何是好，虽也知应闯出一条路来，但是一看到学校的情形，也就失去了信心。光一个人搞是不行的，就想干脆回家看书，自己学习。还有想分配。

廖晓淇谈想去部队，他的意思不想去边疆、农村，自己还不能教育自己，可能拔不出来。他反对北京先 1/3 去边疆，剩下的再上大学、去工厂、复课。

我就不大想去农村，原因一方面是私字，还有下去干什么，就是为了出路吗。一天到晚光干活恐怕都养活不了自己，其他事就别干了。而且消息也不知道，政治上也落后。去了几次农村，每天连报也看不上。我觉得让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方向是对的，也应该去，但也应照顾一下他们，主要是政治思想上，还有生活上，他们去边疆，不光是为了劳动，而且刚离校门，一下子不习惯，负担不了过多的东西。去工厂就比较好，所以都想去。你说他留在城市里就一定不好吗？不一定。

我还想去部队，到里面搞农业也可以，比去农村好。因为政治思想工作落实。以后部队不一定要那么严，部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主要是进去锻炼思想，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学习、改造几年。甚至要办娘子军，我脚怎么不行，也比女的强。

光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是没有前途的，应该跳出来，跳到工农兵中去。

现在学校很冷，很多人根本放松思想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小资思想、个人主义大泛滥，成为批修的最大障碍，看到这种情景（加之费了那么大劲仍然如此）心中不胜悲伤，题诗以发泄这种消极悲观情绪：

寒霜早降芳草殇，秋风吹我胡须长。

落叶满地黄不扫，霪雨沁心愁断肠。

## 11月2日

现在运动无法深入开展，上午班领导小组开会和昨天一样，没有什么结果，不知怎么搞，没信心。

下午继续看《红楼梦》，至今一本半尚未看完，已有几个月了。

一空虚，就想会朋友，想到其他学校，看他们怎样搞的。

## 11月3日

今晨广播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同济大学等的教改方案，很是振奋人心。过去的愁云一扫而光。主席意思是要依靠那些决心把无革进行到底的人。那些逍遥派是不行的。同济的设想很胆大。中学也应如此。

我自己考虑，中学首先要解决一个中学教育的目的任务问题，过去是为了升大学，现在应是培养一些有基本数理化知识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去农村、工厂、边疆参加建设。中学可以作为普及教育，学制可三年，教材要适应以上目的，为基础知识，这样像解析之类就可删去。经过一年的实践，这样一个人具备了三样条件：1、思想上有进步。2、有了理论基础。3、有了实践基础，况且年龄也不大，从中再吸一批人上大学，像同济那样的，或再学点预科，就接上了。要想得到这样一个切实可行的、正确的方案，首先要到工厂、农村等地进行调查，然后对旧材料进行改革。教育阵地应该立起几个样板才有说服力。

前晚上情绪不对头，今再和它一首（未完成）

高秋淡云气寒爽，长空老鹰放眼量。

枯枝朽木众人扫，暖阳东风芳草长。

## 11月4日

王伟出了一张大字报，主要意思是说临时领导小组是派性集体，没权威，没代表性。如没初中年级的、没工友、后勤人员，需要改组……却表扬刘宝森和我，说向我俩学习……

上午召集各年级办公室开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见纪录）。只“七一”的李宏俊等要改组，大部分同学都认为有缺点、错误，特别是走群众路线方面，但是她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是能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不能改组，可以扩大。但又根据目前各班情况（还不能形成领导小组，年级办公室都没有几个同学，即使来了，也是临时来的，没权威、代表性，有的是傀儡式的，还暂时不能产生），所以决定目前主要任务是加强革命化，到群众中去。王伟的大字报迎合了一部分人的需要，只要看一看、想一想就知道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的目的真是要搞好吗？有的人不是，而是想拆台，他们不是说应该怎么办才好，而是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临时领导小组刚刚诞生，况都是学生，对教育革命又是头一次，不知怎么搞，上面也没有具体指示，所以不能逼人家一下子就非得拿出像样的东西来。但他们大都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如主席所说是依靠对象，难道不依靠他们去依靠逍遥派、颓废派不成？！只要坚持革命路线就有代表性。但在打扑克方面却实实没有代表性。有的保守派借“以我为核心”攻击造反派，要知道以我为核心同以左派为核心绝不是一回事。这些人不去想如何把学校运动搞好，而老是揪人的错误，取而代之。但是广大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

下午领导小组开会，讨论上午一事。

晚上韩然来找我，谈了有两个小时左右。

这家伙知道的真多。看得书很多，《红楼梦》看了两遍，其中诗又都抄了下来，还看了《曹雪芹》、《我的前半生》，把写红楼的背景给我讲了，并能把鲁迅对《红楼梦》评价背下来。她时间很多，而我把多半时间放在学校事上，已几个月，《红楼梦》一半还未看完。她说应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锻炼自己的性格。以后要多抽些时间好好看书，要有毅力。她看书批判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11月5日星期日

一天未出去，把《红楼梦》看完一半。（二本）

昨李毅新说拉上李小兵来找我，未来。

## 11月6日

上午去一中心医院看眼，未去学校。

昨晚听了《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合写的文章，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很有力量。下午北京人大会堂开万人大会，林彪讲话。

两个地方，两种会议，中国开的全是真正纪念十月革命，举得是列宁、毛泽东的红旗；苏联开的是修正主义大杂烩，各国修正主义头目会聚一起，表面纪念十月革命，实质是反十月革命道路而行之，打的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黑旗。两个会议代表了两个潮流。中国这会必定给苏修以沉重打击，在历史上起着伟大作用。

## 11月7日夜小雨

今天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半个世纪的今天，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斯大林领导着苏联广大人民和士兵，粉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创人类新纪元。伟大的十月革命万岁！列宁主义万岁！

但是让人痛心的是，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篡夺领导权，鲜红的苏维埃改变了颜色，成为世界的一个反动堡垒。但是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总有一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会在红场上飘扬！

上午与戴辩论。我认为目前学校的三结合，干部问题是第一位的工作，教育革命是第二位的工作。没有革命三结合，教育革命就无法深入进行。

## 11月8日

昨收北京来信。北京正掀起赴边疆的热潮，很多人集体报名去内蒙、黑龙江等地。我的心亦动，也想找那么十几个、几十个人一起去。青年人在一起总是有朝气的。

学校复课也无事可做。

要学习鲁迅的风格，敢逆潮流。

### 11月10日

天冷，学校屋没火，且没玻璃。早上8点去很冷，没法子天天读，以后在家读，九时再去校。

现一心看《红楼梦》。还差一本。

下午李毅新来找我，借走一本书。以后看了书可多交谈一下才好。

每天早上的长跑一定要坚持下去，不光是练身体，而且是练毅力。天冷，更懒得起早了。

### 11月11日

学校大字报又出了些，给领导小组提意见，关于运动搞法、干部问题、教育革命的大字报。

应该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对学校事多写一些大字报。现在真是从思想上就懒。

晚，妈、小燕来津。中午三姑来了。

### 11月12日

下午韩然来了，谈了谈，现在应多抽些时间来看看书，不要当官。又谈学校情况，分配问题，之后，谈起《红楼梦》、唐诗、宋词。最后走时借去《诗词格律十讲》、《千家诗》。

《红楼梦》快看完，有些东西没有实感，不懂、不理解。但总是看懂了一点。以后再写个人总的体会。临走，我改王之涣《出塞》中一句，说：黛玉何须怨宝玉。那种社会已决定了她的命运。

11月13日

看完《红楼梦》，很是耐人寻味。又看《中国文学史》（三）等书对《红》的评价，觉得不好。

《红楼梦》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有人说主要是通过宝玉、黛玉宝钗之间爱情展现了反封建的意图，我看法不同。宝玉、黛玉可算正面人物吗？他们反封建又何其强也！我看主要是通过宁荣二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凤姐、宝钗为当时封建正统思想代表，宝玉、黛玉为反对这种思想的代表），展现了封建社会的内幕。宝、黛是封建主义的受害者，他们的反抗只不过是出家、死而已，而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给封建主义致命打击的是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这部书当然是好的，可以算是伟大的，其原因就在于它对封建社会内部的黑暗揭露得深刻。比历史上任何一部书都深刻（我自己思想很乱，没能仔细研究分析）。柳湘莲的一句话很好：“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

贾下午来借《鲁迅全集》（五）。他也要看书。上午就谈了一次。

11月14日大风

上午在团部，领导小组若干人开了座谈会，研究了一下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也谈了其他一些问题。我决心把宣传组搞起来。现在就是一开会就空谈一下，做出了决议也没有人去执行，如学习班至今一期也未办。抓而不紧等于没抓。从我这里思想上信心就不足，不大想搞，所以找了种种理由，只出了一期报，以后什么也没干了。这是我的问题，应当批评。如果一成决议就马上去执行，再发现问题，及时改正，也就不会像这样了。政委参加了会。

王维正谈他们现也要凉，我们说笑，我们班要没这炉子也凉了。问题是很大。我们班也确实有一些人信心很大，一直搞着，如朱、刘、王等，应向他们学习。以后得抽出一定

时间写些文章。

近来日报、电视开始批万、张，又听说最近天津快要夺权了。

看了姚文元关于开九大给毛主席的报告。看到姚革命朝气蓬勃人，深愧自己遇到这点困难就消极了，实是不该。

## 11月15日

廖、戴回津。述京一些情况，也不那么理想。有一陈伯达对教育的指示，很合我意。要搞教改，必须抓住要害，即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要抓要害，又必须真正理解知识分子是怎样统治我们学校的，可这个问题越想越不理解，几次看法很矛盾。离开这点，都是改良主义的。过去搞过多次教改，都失败了，其原因就是没有抓住这个主要东西批、破，所以都流于形式了。

现在自己确实不得不“横”着站着。你去搞教改，可是小资思潮偏偏要作怪，同你争取群众，争取市场，不得不使你横过来，腾出一个手来去拉人。我看不如干脆先转过脸来，先给小资思潮致命一击，倒也爽快。

上午还想写点东西，让王维正一说，觉得写也没什么用似的。也好像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儒林外史》看了五、六回，就是前三回好，把当时科举制的腐蚀，写得较为生动、深刻，特别是范进中举。以后就没劲了，不想看了。又读了《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尚好。是否叛徒哲学???

虽则长跑，身子又有些不好，要感冒之态。

苏联出现大倒退，克伦斯基“笑”了。魔鬼的“笑”说明了什么？

## 11月16日

要搞教育革命，必须首先明确资产阶级是怎样统治我们学校的。否则的话就无从下手，

就会走上改良的道路，甚至走上歧途，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仍然统治学校，并披上一些时髦好看的外衣。

上午，解放军崔红岭和我谈了会儿，他也对学校事着急，要我们给抓起来，可是我是无从下手的。自己的思想问题还没解决。排长的革命责任心是很感人的。

## 11月17日

上午班文革开会，决心以后辩论资知如何统治我们学校的问题。

下午领导小组开会，这次会不错，一些具体工作分下去。我和赵也去帮王小勇搞统一红卫兵的工作。以后成立学习班，吕英抓活思想……（见纪录）

晚上写统一红卫兵的一些东西，一篇文章，还有一个组织原则。11时才初步写好。现筹备开一次红卫兵代表大会。

大家干劲都挺大。这一闹北京去不成了。

## 11月18日

下午和王小勇、赵胜利、赵武钟讨论昨写的红卫兵统一的计划。星期一开完会再具体研究。

以后在红代会问题上争论必定会很大。1. 派常委问题，看来很多人对杨宝和不满，我也认为他应该下来到群众中换换血液了。2. 最重要的就是常委的革命化问题，红代会现在什么工作也不做，在群众中一点威信也没有，而且目中无群众，到各处讲演，前些日子任学明居然到女四中讲：对女四中原“大联合”的态度就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听说）。如真是如此，真是反动透顶。真是大人物了。以后在红代会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一定会很激烈。说也怪，怎么一到红代会里去就变了呢？那里的空气是什么样的呢？

## 11月20日



上午听同学讲市革委会委员中，中学有十八中、十六中、女六中、劳二半、一〇九中，没我校，不知何故。旧市委黑书记、常委、委员中反出来一人，还是文教书记王亢之，有意思。

下午红卫兵会没开成，上午会也没开成，使人心里发寒。

晚上领导小组学习班第一次开课。很多人没来，谭祝节代表王小勇、刘志国来了。主要是亮活思想，不想干，有顾虑……大家都说这样的会要多开，开了心情舒畅。后谭提出

调查要钱的事，引起一场好大的风波。他们十三人去宝坻调查，一百多里还要车费，我心里不同意，开始有点拉不开面子，就说行动支持，钱的问题我不管，我弃权。之后又劝根据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最好走着去，长征也可以锻炼人。赵胜利也这个意思，可戴胖子却同意。后又说领导小组自己捐钱，谭说：“那好，我等你们捐出来给我”。（一共五十多元，每人出三、四元）这一下赵胜利气极了，就说：“我不给，有钱还买套毛选学学呢，不干这个。”这一下矛盾挑尖锐了，我也不顾情面，当场驳他。我说，不能学武训精神，光靠钱去施舍。（当然有困难，同志之间可以帮助一下）而要靠用主席思想帮助，支持他们。钱我坚决不同意出。后谭说：空头支票谁都会打，这种支票我不需要，将来也不需要。给了钱就不叫空头支票了？！完全是经济主义。最后摔门而去，对同志和解放军说的话一点听不进去。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真叫人想不到。这次赵胜利对我教育很大，开始我有些拉不下情面，后来真把我气急，和赵坚决顶住了他的无理要求，解放军很支持，又对戴胖子讲清，要坚持原则。戴说确实面子下不来。会一直开到深夜十二时半才散。

11月21日

成立宣传组，大家干劲很大，谈了下一期报的内容。主要全校形势。我校究竟是大好还是不好？是光明，还是黑暗？有人就说：形势大好，但我看不见……

上午辩论韦力问题（私生活）。我和廖认为是腐朽资人人生观，他是一贯如此的，这种人政治上也不会是好的。他们总认为是小节，不能以此定三反分子。我们认为不是一般小

节。目前我认为韦力是走资派，以后如何处理还得看他自己的态度。

白居易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改二字：同是天涯革命人……

## 11月22日

上午，写一篇小杂文：凉和热的杂感。

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我基本上没参加，而去宣传组编辑第二期小报。

## 11月23日

上午高三年级开会，要组织起来搞大批判，教育革命，成为骨干力量。我给戴泼了很多凉水，他叫得最欢，可每天天天读时就拉一帮人围炉子瞎白虎，不学习。我说不要一哄而起，要抓思想，克服小资思想。否则，即使有一个很好的方案，人不想去搞，也白费。戴又说下午接着开，听蔡昆说没开起来，没人。现在需要的是多做些具体工作，打好基础，不要光唱高调。

下午干小报。已排版、刻写，还不错。这次社论没写好，没抓住形势教育，只写了要有决心。形势的东西不发写。你说好，人家说好的主要标志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可现学校冷冷清清，扑克成风，教改没多少人搞，即使开一个小会都没人来，怎么能说好呢？这你就得很好地分析，使人心服口服，让人家一看就说：“确实是好！”这才行，不能光唱高调。

天津快要夺权，大会程序、口号已出来。

今天《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声明，批判刘少奇在中国农村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很使人信服，明确。在其他方面，亦应如此，特别是教育界，多么需要这么一篇文章呀！

听说“10·8”案件破案，用了五天时间，林副主席给了十天期限。

11月24日

小报拼了一天命，才出了两版，又得等到明天了。虽办得不好，但确实付出了很大代价，将来全部印好了，这才是最大的安慰。虽是紧张，但是心里痛快，比没事干空虚要好多了。

11月25日

上午印出第二版，已印完三版，但因四版未刻完，报还没出来。这次抓得很紧，还这么拖，如不抓，更出不来了。以后要适当调动人员，现在尽窝工，劳动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下午开会，由斗争处理偷盗问题，现学校损失太大了，听了令人发指，可恨！可恶！当场抓住一个，真想捧他一顿才快。

上午杨回津，这次中学红代会仅一人（劳二半郭）见到主席，其他全未赶上。今、明晚中央文革全体首长要接见天津代表。

上午听杨宝和说，李宝田和曲昕、何方方等一起去内蒙安家落户，临行前还去天安门前宣誓。这次去的大都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常委之类的，这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任何时刻都打头阵。不像一些所谓左派，有了名誉地位，就以此为资本，认为可以上大学或什么“理想”工作，不去农村边疆，这种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看以后这些头头们怎样处理吧！李宝田在我印象中一直是最好的，不像徐国恩、甄常华之类，从去年十月份就一直扎到工厂，帮助拉起“工矿造反总部”，在天津文革中立下很大战功。他很能吃苦，朴素，经常几天不睡不洗脸，头发极长，连后面都有一寸多，穿一身很脏的军装到处跑。听说他父亲是北京卫戍区党委副书记，是一个高干子弟，可一点架子也没有。今年年初在女六中最后一次见他，还辩论李勇问题，当时还有老牛、任学明、刘学军、李小兵等人。以后就一直未见，恐怕以后也见不到了。他们已经在与工农结合上迈出一大步，而我仍在小资轨道上徘徊。

## 11月26日

上午小报才算印出来。之后和他们在一中“红旗”旗下照了几张相。

今晚开始看肖洛霍夫的三大毒草之一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上部。

## 11月27日

小报发各班，影响颇大，很多人找上门来要，门口有人用大字报批判：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必须批判云云。这倒好，正如鲁迅所说是一种幸福。

下午研究了第三期内容。

贾廷雁下午来，他上午去女六中看了看，说人家搞得很好，想回班复课，又要我给上海去信问人家搞得如何，明又要去十六中……我说这是一方面，但主要的还是自己在实践中去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不能总不来校，光在外校“学经验”。这样一辈子也是学不来的。首先能把一个班搞好就不错，不要一热想搞这搞那，一冷第一个就跑了，拿群众的积极性开玩笑，以后就没人信你了。他说现在只要搞教育革命就是革命派，权威。这与我意相同。还是希望他能安心到学校踏踏实实搞好。

## 11月28日

上午去十六中，他校快成立革委会，干部基本上都站出来。他们看法是历史没问题，又没别的大错误，虽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没什么。没有看出对其进行批判。与我看法不同，不管怎样，对他执行的修路线必须批判，这是帮助教育他，使他以后不再犯，同时自己也要有认识才行。现有人对修教路线根本不恨，也就不去批，打着解放干部一大片的旗号，不去触动修教路线。这样，教育革命势必会夭折。贾找吴亚明，她说她对教革没一点兴趣，而一心搞舞蹈史诗《把革命进行到底》，真不知要把什么革命进行到底！

上午出了大字报，什么《一中葵花灯下》，批《新一中》小报，有意思。现在是形势

大好，困难很多，必须正视现实，开展胜利局面。

上午遇大头，他刚从北京回来，强奸妇女事没有。清华附中老兵有一派批二十三中经验和《人民日报》社论《大中小复课……》，王铭威信在全校彻底完蛋。他曾自称为“二十一世纪的小太阳”。

下午打了近三个小时的篮球，很累。现在体质是差多了。我感到谭峰这个人很不错，特别老实、能干、正直。

### 11月29日

下午领导小组开会，决定扩大，增加两个干部，岳、杨，初中各年级出一个，后勤人员出两个。明天初步决定，先去征求意见。

现王小勇很消极，听斗争说，可能有两个原因：1. 他想去红代会（吕英说他关心市里的事），此话我也曾听戴说过。2. 很多事没与他商量，斗争独断了，因此他不满。3. 他对任学明、杨宝和等人不服气（戴说）。

现有点光搞小报了，东奔西跑，光自己忙忽，得发动群众，不能光干此事。

妈和小燕下午回北京，四舅来信，说宝珠生了一个小女孩。

### 11月30日

上午廖与戴在班上争论很激烈。后戴说廖思想方法有问题……主要争复课问题。

我去五组，很想和谭峰谈谈，但不好开口。

晚领导小组开会，我和赵胜利提议将临时小组扩大后改成筹委会，原成员可变动一下，如我班出两人，我可以下去，高二年级六人（共有学生十人）得去三人，后被斗争否决。他们提出多吸收人，我不同意。一年级一、两个即可，姚文元的开九大报告中说要精兵简政，这也是一个方向，从现在就得注意。说老实话，我私心杂念就重，老是考虑个人威信问题，有了私心干什么心里不痛快，患得患失。如果一切都是为了革命，那什么事都好

办了。就拿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事来说吧，我想参加，又不想参加。如果没我，有其他几个人，我不服气，总觉得那几个人多会儿造过反，运动中有何贡献。可是也考虑我应该到基层中去锻炼，多接触群众，多接触新生事物，对自己的革命意志是个锻炼和考验。做了几天官，私心重了，不下去不触灵魂，不好改造。还是应该下去。

## 12月1日

上午把地院报上调查上海同济教改经验给总结一下，准备第三期小报用。经验很好。之后看电影《红日》。

下午在校写了一篇《抓好复课闹革命》，赵胜利说作为社论。这期小报够呛，到目前稿子未全，纸张没有，明后天恐怕出不来了。

下午后勤人员开会推选代表，听说会开得很好，是一个斗私批修的会。

现全校都很关心小报，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一定要尽快和广大群众见面，星期日吐血也得出来。

## 12月2日

上午遇杨，他又要回京，今晚中央首长接见，之后全国有几个省市一起夺权，有安徽、浙江、江西、天津等，他还说十六中有一个方案，办供给制农场，中央批准，详情不知。

## 12月3日

昨天，看了张志玉的一首自嘲诗，颇有感想。又连想自己十一月一日的《自叹》诗，对照林彪同志题字和毛主席最新一系列指示，很是自愧，又在夜里吟诗一诗：

七律 自嘲

半截蒿莱鬓发衰，逍遥颓废究可哀。

烈酒安能涤愁肠；扑克何以充虚怀？

小楼昨夜又东风，孤影散尽莫徘徊。

勇将袈裟换征袍，风卷红旗动地来。

上午去校打了会儿篮球，后印小报。遇杨宝和，他说明天上午十时夺权，并给我看一份中央文件（关于天津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事），主席批示为“很好，照发。”

下午四、五点时贾廷雁来找我，还书并借书，之后谈了谈关于十九世纪末叶作家、作品问题。他说据可靠消息，明年一、二月分配，想去哪去哪，他说想继续上学，再读几年书。此想法我亦有，还想学习，并搞好教育革命。教育革命还得搞几年才能相对稳定下来。现想法没一定。

晚又去校刻印小报，打听一下明天消息。

## 12月5日

下午去十六中，与李罗力谈了会儿。晚上和杨宝和、李小兵聊了聊，又去十六中一趟，节目酸不溜丢，就走了。回来又打了会儿乒乓球。生活出现了一种过去没感觉到的味道，好像挺有生趣。

## 12月6日

今天，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上午看电视，没去游行。同学五点就集合走了，天气十分冷，可常委大人九点还没出被窝，他有代表证，这影响实是不好。

晚上看完《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真是可气，最后故意把拉古尔洛夫、达维多夫人为地让叛匪打死，以发泄心中仇恨。

## 12月7日

上午和杨宝和谈了谈。下午政治处开会，决定积极筹备革委会，大力宣传，让我写个社论，真没法写。我现有我自己的打算，走自己的路。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资知统治学校的问题上，进行大批判。同时看书，多研究点问题，特别是文艺界的。准备星期六去北京看看。

## 12月8日

上午与贾廷雁、廖晓淇、何伟、周大刚去女六中，和曹淑英谈了谈，收获是有些启发，准备去京回来后到工厂调查。她与曾西红不同，曾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

## 12月9日

上午，十六中革命委员会成立，李罗力是副主任。我代表一中大联合临领导小组去，没开完就走了。

下午三时半的车（84次）去北京。

去北京后把一些问题总结一下。1. 资知是如何统治学校的。2. 分配问题。3. 文艺界斗争情况。

## 12月10日

昨晚回地安门，妈、小燕出去，未回来。我把锁扭开，自己住下。上午去三舅家，妈不在，后去四舅处，见到那个小女孩，很小。下午在积水潭医院见到妈妈，之后又去二舅家。晚回来。

## 12月11日

上午看了张春桥对工总司报告，中央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看了报告之后，大长革命志气，又回想天津，目前仍半死不活的，大批判一点搞不起来，更



别提关于开“九大”的事了，一点风声都没有。天津革委会也提不出新问题，东西没水平，不如看了文汇报和张、姚的讲话后，从心里长出要干革命的热潮。同是一个东西，看了就有不同感情。

下午先去女四中，遇黄静、胡心明、焦惠文。焦是她校革委会常委。谈了谈复课问题。胡对教改好像没一点兴趣，很轻浮，很想看歌舞。

之后去找小胖、小俞，都在家。正在看书，大都是外国作品。与之谈，她们不太喜欢看中国古典文学、诗词。她们一些想法与我不同，她们对教育革命兴趣不大，对造反派不满，说范瑾不像是屡教不改的，倒想去农村工厂调查。

## 12月12日

上午九时去大学。先去北师大，两派正干，“兵团”已静坐五、六天了，主要是毕业生分配问题。“公社”也有人谭厚兰批判，说她树立个人和林杰绝对权威，炮打中央文革等，但还称之为“同志”、“革命的”。没看到什么关于教育革命的。

北航开始批刘氏建党路线。地院也如此，还争论王大宾等入党、参加“中共地院核心组”问题……清华争论吕某人，总之都很萧条。

在北航遇到周双福、陆宝友，谈了些天津情况，他们说教改不能搞，得由上边来定，这是国家统一部署问题，现只批资知统治学校的现象。

下午去清华附中，找到吴延琪。她又关心起文艺界的事来，要排歌舞，一再说要多看正面的书。之后找王铭，谈到他校老兵又要组织起来，搞学习班。首先解决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今天是第一次，上午还出操了，热劲还很高。王铭对一些干部子弟也很不满，他说有一帮人现向外国出卖情报，甚至想出国……我对他说要好好研究、总结一下红卫兵运

动的经验。他说要搞。上星期陈伯达来把他们批了一顿，还说让写信给他。红卫兵运动好好总结一下是有好处的。他说正等中央对中学的部署，现不能冲，怕给打乱。

12月14日

上午去二十三中，找高三一个班谈了谈。他们至今未复文化课，最近要复语文，也是为了搞大批判。大批判人人写，人来得全。高三一共两班，有一个班基本全下厂、下乡搞调查。社会上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都很自信走自己的路。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12月15日

上午去女一中，只与陈晶华谈了谈。好像中学生普遍没有事干。她们校还比较好，十一月三十日成立了革委会（刘迎春是，共二十一名，九个学生）。没见刘，因她去学习班，在女附中，我不太好意思去。这次来北京收获并不大。我总认为搞教育革命不跳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是不行的，是无所作为的，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学生面前的严肃问题。我未很好解决。陈送我一本小毛主席语录，很喜欢。

下午去六十五中未找到何龙江，之后去东单买了两份报就回来。

六中正在辩论四清问题。

很想订一份文汇报，多研究些问题。文艺界的很多东西，原则与教育相同，现深感江青同志很伟大，水平是很高的；不愧为主席的夫人。

爸来信，讲天津情况，文艺界革委会开始认真地抓，可能以歌舞“东方红”、文联“红旗”为首的革命派杀出来。这样恐怕要走上正轨了。

12月16日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五、六年来我总以为这辈子滑不了冰了，双脚外韧带全都撕裂，可是今天中午到什刹海试了试，居然能滑了，一点事也没有，就是鞋小（38号）脚疼。还会滑，没全忘，准备买一又跑刀鞋，这一冬天好好玩玩。妈已同意，但是说下月，何必呢！

三时许去找素银，讲了讲北大情况，很有意思，“井冈山”与“公社”武斗，教育革命据他估计有1%人搞，大多没事干。之后看了《突破乌江》。

晚回他家吃饭，遇一北大国际政治系学生张××（她父亲是赵凡），她与素银争论北大一些事情。8：10分我和小俞去看电影《海岸风雷》，没劲。

一天都想着滑冰的事，恐怕夜里还要做这个梦呢。

心中起了波动，好像是春波。

## 12月17日

上午去四舅家，给小孩照了张相。主要是要冰鞋，原就在家里，与人家换了，也小。下午滑了会，很是硌脚。

现跑刀冰鞋不好买。

## 12月18日

今头痛，午饭没吃，睡了一下午，吃点药（APC）渐好。晚去四舅家，小保也在。现冰鞋冰刀都买不到，那只好买花样的了。

明天下午就回天津了，此次来收益是有的，但并不十分大。回校看看，心中十分着急。

## 12月19日

戚本禹前两天讲，中央军委成立了一个政治处，下有一个组，抽调六个解放军（将级），并在中央文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下，开始负责八个样板剧团和直属中央系统的文艺部门的文化大革命。

上午看完鲁迅的《准风月谈》。这是投向黑暗社会的匕首、短剑，把旧思想解剖得鲜血淋漓。

下午进津，晚六时半到家。

晚和爸爸聊天津情况，文艺界开始乱，听说有了一些起色。现正在揪后台，我估计是方纪，恐怕与王亢之也有联系。听爸爸讲了很多情况，比较复杂，不写了。还把我和王尧

去东北调查材料给他，他说交给军管会组织的一个方纪专案调查小组。看了《天津日报》一个社论，精神与文汇报同，结合天津情况，体现了江青同志最近对天津指示，很好。我对天津文艺界很关心，心里很兴奋，看到这种好局面，对革命委员会和支左更加信任。

## 12月20日

上午去校，表面无甚变化。先去宣传组，正印第四期小报。再回班。上午来三十余人，大家学了会主席语录、社论，我介绍了一些北京情况。现大事记已经基本写出，印出几版来了，大家干劲倒是很足。

听戴说，临领决定让我带一批人去当小学教员。当时我不在，自然都推在我身上，我是不干的。听说明年一月份开始征兵，我校有200人，我一定想法去。

中午贾廷雁、周大刚来我家找我，谈了一些北京情况，回校打了会儿篮球，又到水上公园滑了会儿冰。

现在应该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了，处理好各件事的关系。

## 12月21日

上午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成立革委会问题，决定今年成立，赶在年前。建立革委会并不是雕刻一个花瓶，雕得细致、好看，十全十美，雕好了放着看，一点用也没有。革委会是要更好地领导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建立起红色政权，这标志着彻底夺了韦、黄的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把权从走资派、资知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能那么温良恭俭让，那么十全十美。如非要求那样，一辈子也建立不起来。建立起红色政权有些问题再去解决，一些人员仍可调动。

晚上仍开会，研究了一下具体问题。

下午和克平去买了双花样冰鞋。

**12月22日**

下午宣传组开会，决定第五期内容：1. 为毛主席祝七十四大寿。2. 欢呼教育革命语录下达。3. 桑指导员讲自己学用主席思想经验。4. 成立革委会。主要原则就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12月23日**

昨核心组决议先由各班出名单，再由临领制定。上午班上讨论，对此一点不感兴趣，就胡大广瞎说了几个。现在在领导小组里我有些感到受排挤，有些意见一点不被重视。这次我主张先由领导小组提名单，叫群众讨论，这能叫不相信群众？怪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于是否尊重群众的意见。我班未推出，戴去找斗，四组也与我班同。

下午去水上公园滑冰，遇冠群、大广、海河、黄河、阿平、王如、方大卫、江苏平、大宁、二宁等人。他们天天来，技术很好。江说当兵还不知要不要呢？干部子弟倒霉，家里还未定性怎么办？感到前途渺茫。初期干部子弟造反，现在干部子弟倒霉等等。他们好像还与我有一些共同的思想感情。

**12月24日星期日**

上午去校研究小报，人都未到，又姗姗回来。在王维正那看了文汇报，真带劲。回家先刻写报头，之后修改文章，未完。

下午去滑冰，遇谭峰、刘干等人。还遇公安学校一个，还托他去买跑刀。我又想自己拿钱买双球刀，但犹豫不决。

晚廖晓淇到我家，谈了谈征兵问题，他们五个人都铁了心了，成天到团部去磨。我心也很浮。但当不上兵，准备先练身体，明年一月份就征兵，我班写出个大事记就不错了，教育革命我们也无法搞下去了，再过几天就完了。还是先练练身体好，革委会即使选上我也不干了。

12月25日

核心组定下十七人名单（光学生），交大家讨论，我班对此漠不关心，一点也讨论不起来，最后不得不发票选举。四组一哄而完，共用十分钟时间，一人一喊：“×××同意不同意？”众跟着一喊：“同意！”就完。形式上确实走了群众路线，别人一点刺也挑不出来，可实质呢，拿群众耍着玩。要选的每一个，首先得先摆条件，把运动以来的表现介绍给大家讨论后方定，而领导小组首先要做这一步。下午与杨宝和聊，底下群众意见很大（周大刚、韩振家……），如不好，就造反，杨也准备拉人。

现一切事都由五个核心组人定，连通知我们一下都不，什么事都不知道。真有意思。

李小兵写了一首七律、一首浪淘沙，送杨宝和，我得而观之，不错，真是一个骚人。我也准备和之一首词。

临时领导小组对如何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如何学习李文忠，如何组织学习《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如何巩固已复课闹革命的成果，如何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校现象没进行过一次讨论、布置，而对一些事物性转来转去，变来变去，使人真真难以跟上“形势”。

12月26日

革委会第二次名单已将我删去。正合我意。一个人为什么只能升而不能降呢，这对自己是锻炼，可以更多地接近群众，接受新生事物。一张白纸可写最新最美的文章。只有受压迫，才能更多地想问题，敢于革命。

下午去滑冰，很冷，冰硬，一会儿就回来了。

开始看《战争与和平》。

12月29日

上午《大事记》基本出来，分发下去。听排长说：“明年一月二日作征兵动员报告，三日开始体检，二十日或二月初就出发。”

心里更静。下午韩然找我说，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一、二、三月文化革命收尾，以后分三线，不能让美帝把战争再拖下去了。看意思不等了，要打，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革命战争会改变人的生活，这是市侩庸人所不理解、所不敢想的事。

### 12月30日

当兵的风实在太强烈了，每天一去学校就谈论此事，对教育革命心不在焉。胡大广还买了一张视力表，大家成天看，“左边、右边”的没完。

下午到委托商店买了双冰球鞋，36元。马上去水上公园滑，挺过瘾的。再玩几天就走了，参军去，一打仗什么盆盆罐罐的都扔掉。

### 12月31日

上午贾廷雁、廖晓淇来我家，一起照了五张相，这是我们三人第一次合影。

下午去滑冰。回家后知道李小兵、杨宝和来找我，叫我七点去学校。我去，就聊了会儿，买了点肉、酒（一斤半），大家吃喝谈了会儿。到十一点回家。

一年就要过去了，真快呀！明年的新年将在哪里过呢？能否去部队？

## 【本刊声明】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成为本刊会员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本期封面：贺真